

社會科學小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 近代政治學說綱要

約 德 著  
謝 義 偉 譯



中央圖書館藏

社會科學叢書

第 一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20  
28  
-2

570.1  
993  
2

書叢小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近代政治學說綱要

謝義偉著  
C. E. M. Joad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1560



984332

## 導言

本書各章，把近代政治思想中最重要幾點，列爲綱要；論敘各派學說，處處求其簡明，意在使初學的人也可以了解。

但是近代政治學說，甚爲繁亂；不但討論的對象，聚訟紛紜，即其中中心問題的性質，與討論那些問題的最好方法，一般學者間，也沒有一致的主見。因此，要敘述近代政治思想最重要地方，殊非易事。我很知道：有許多在政治學理上時常討論的問題，未曾列入，即或列入，也講得很少；唯心派的國家論，只占了十幾頁，並且只當他做他所激起的反動的背景討論；個人主義，也講得很是簡略；法律與政治的關係，竟至沒有講到。而他方面，卻似乎把近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講得太多。這種偏重，並不是賤視唯心派的國家論，而重視社會主義，只不過是應近代政治思想的流行趨勢而已。

近來所出關於本題的書籍，大都專門討論社會主義，有些且是由社會主義的觀點做的。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作家，也費了一大部分的時間，批評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有時雖被攻擊，然已

成爲注意的中心。凡近代作家所討論的問題，在理論方面，總牽涉功能民治觀念，及團體的人格；在實行方面，總牽涉開發這種觀念的各派社會主義。

這些新近的發展，不僅本身很重要，其對於國家權力及功能的影響，尤不可忽視；現在已經影響了國家實際行動，將來或將更甚。所以，就除開哲理上的趣味以外，做近代政治學說大綱這種書的人，也非把他們詳細敘述不可。

柯爾先生曾校閱本書三四五各章，並寵錫教言，俾獲訂正，謹此鳴謝。

約德(C. E. M. Joad)

# 目次

## 導言

第一章 唯心派國家論……………一

緒論……………一

一 絕對派學說的本源……………二

二 絕對派國家論的說法……………四

三 絕對派之批評……………一〇

第二章 近代個人主義……………一八

緒論·····	一八
一 十九世紀個人主義·····	一八
二 對十九世紀個人主義之批評·····	二三
三 促進近代個人主義發展的因素·····	二五
四 近代個人主義·····	二六
第三章 社會主義——特詳敘集產主義·····	三三
緒論·····	三三
一 集產主義的先趨·····	三五
二 社會主義的哲學·····	四六
三 集產主義的提議及政策·····	四九
第四章 工團主義及基爾特社會主義·····	五八

緒論·····	五八
一 工團主義·····	五九
A 工團主義的社會學說·····	六〇
B 工團主義的方法·····	六五
C 索賴的哲學·····	六八
二 基爾特社會主義·····	七二
A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先趨·····	七二
B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原理及其目的·····	七四
C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方法·····	八二
第五章 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八五
緒論·····	八五

一 共產主義……………八六

A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八七

B 共產主義學說最近的發展……………九三

二 無政府主義……………九八

## 第六章 社會主義的問題……………一〇九

1. 工作的誘因——心理問題……………一〇九

2. 功能民治制度……………一一六

3. 方法問題……………一一九

# 近代政治學說綱要

## 第一章 唯心派國家論

### 緒論

唯心派 (idealist) 或絕對派 (absolutist) 的國家論，是唯心哲學中一整個部份。唯心哲學在英國政治上，曾有優越的勢力，直到最近為止。這種國家論，雖然在德國哲學家黑格兒 (Hegel) 的著作中，即已粗具規模，但經格林 (T. H. Green) 傳揚於英國之後，已死的鮑生葵博士 (Dr. Bosanquet) 纔把他發揚光大。在他著的國家的哲理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State) 書中，我們可以找着這派國家論的最完備的說明。

近年以來，這派學說在理論上已遇着了各方的深刻批評；其半哲理的承認國家萬能——這

承認在許多人看來似乎要推及國家實際，尤其是在戰時的國家實際——已引起了對這學說的不滿心理。這不滿心理，使人走向其他觀念中，找尋一國家萬能觀念的代替。所以現在一般人對於國家，有一種普遍的偏見，在下幾章當能見着。

然而這學說，在哲理上，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本是由幾個前提一貫的推論出來，如這前提不容疑議，則結論是很難駁詰的。

以下數頁：一在指出這學說的本源；二在敘述這派學者所主張的要義；最後乃略述其所受的批評。

### 一 絕對派學說的本源

絕對派國家論有兩個略異的來源，最初都發現在希臘人思想裏面。第一，希臘當時有一種趨向，認國家為自給的實體 (Self-Sufficing entity)；並以國家與社會全體混為一談。亞里士多德謂：國家的天性是要自給的。柏拉圖的意見，亦大致與此相似。他們每一提到其他國家時，總認定與他們所講的國家，只有仇讎的關係。依格林尼幾 (Greenidge) 所說，一希臘國家與他一國的自然的，

或法律的關係，是潛恨的關係；而大家也公認是如此。格羅秀斯(Grotius)主張「國家須脫除一切外來的束縛。」浩布斯(Hobbes)自詡的名論是「國與國性本仇。」

因此，他們討論國家時，總與人類社會全體相混；而許多思想家所公認爲大不相同的兩種關係——一，個人以一公民資格對於國家的關係；二，個人以人類種族一分子的資格對全體人類的關係；——也有視同一體之勢了。他們以爲個人的社會期望，就包含在國家本身之內，而以國家爲代表；個人的社會需要也得由國家予以滿足。所以國家對於個人的種種權利，總應有絕對的威權。講到國家以外其他團體的權利時，他們總以爲國家的權利必須超越其上。

第二，希臘人的人性觀念是絕對派國家論的另一個出發點。從前有許多政論家，主張個人的真確的，主要的本性，是他在未有社會以前某種假想的自然狀態內就已秉賦了的。因此他們視社會爲一種人爲的結構。人們因爲要超脫自然狀態中，那種不能忍受的不安狀態，所以在那種自然的原始狀態之上，加上一種確定的契約。社會便是這契約的結果。這種社會起源論，就是社約論。

但是亞里士多德及柏拉圖對人類本性和社會本性，卻發揮一種完全不同的見解。他們以爲

人類是社會動物，或政治動物。由此出發，所以他們主張人們生存於社會裏面，是自然的；離羣索居的生活，是違反自然的自活。個人的真正本性只有在社會裏面纔能發展；個人只有在社會裏纔能認識自己一切的存在；只有與同伴交際往來，認真一切社會責任和實踐一切社會義務，纔能夠完全發展他的自我。所以個人不但由國家得着種種明顯的利益——如有國家維持安寧，方能免除暴亂，有法律的救濟，纔可減少不平——國家且以全副力量，在他那豐富環境之中，為個人造就了個性。

## 二 絕對派國家論的說法

國家是個人真人格的保護者，也是創造者。這種觀念，在黑格兒的哲學中，發揮盡致。照他所說，個人做社會分子所享的自由，比他在脫離那假想的，無法律的自然狀態時，所拋棄的自由，較為真實。這種在社會內纔有的自由，是個人心意中最高自由觀念的外現，或具體化。——這觀念沒有社會就不會實現——他說，人在國家內，已把心外的自我擡高，與心內的自我相等。這種由社會產生而存在於社會裏面的真自由，是活潑而且不斷的發展的。第一，表現於法律；第二，表現於內心道德。

的規範——這也是個人由社會得來的——第三，表現於發展個人人格的各種社會制度和社會勢力。

所以國家替人創造了旁處不能得到的真自由。黑格兒說：「對於實現自由，國家並不缺欠絲毫能力。」但是國家之所以能如此，只因為國家本身是一個真人格，且有真意志。國家因為代表社會內相約而居的全部人民的意志，所以發生一個超越各個意志總和的新真體，這就所謂大公意（General Will）；並且發生一個超越各個人人格總和的新人格，就是國家的人格。個人人格及意志，在國家人格與大公意內，是不為自己所限的。

講到大公意，我們所以說，凡一問題發生，須待解決，不問行爲上能否確切實現，總有個這樣的公意存在。這公意代表個人與他人間相洽的意志，就是說，代表個人那爲大家利益計而非損人利己的意志，所以總是合理，總是正當。實際上，這是由全體人類意志中最好意志的精髓變化昇華而來，與單單全體意志的算術和數，絕不相伴。所以個人把意志在大公意中表現，乃能把他所想到來的最高意志確實表示出來。所以國家行爲，只要從大公意上做，總算正當，不可責難；因為這行爲是

代表個人意志中的最好意志的。

講到國家的人格，這也很明白，國家是一個真實的個人；他的本身就是目的；他具有自己的權利，與那些「所謂」個人權利衝突時，定須超越其上。此處用「所謂」二字，乃想使人知道；個人決不能有與國家權利衝突的權利。因為個人的真權利，不是由那假設的，有社會以前的社會內帶來的，乃是為趨赴一種真目的所應有的權利。這真目的是他那已完成的本性所提示的。只有他那做社會分子的本性，纔想趨赴這種目的；而這種本性又是社會所賦予。所以社會不但對個人所要趨赴的目的負有全責，且授個人以趨赴的權利。個人這些權利既由國家賦予，當然不能有與國家權利衝突的。

研究了大公意的性質，國家的人格，和真實權利，再把論點總括起來，我們就可以照黑格兒樣把國家看做「一個自覺的倫理的東西，也是一個自知自行的個人。」

由這觀念發生三個奇妙的結果：

一、國家不能有非代表的行動。然則捉賊的警察，關賊的獄吏，都算是代表賊本人的真正意志

去捉他，關他；因為他們是執行國家意志的官吏，國家必定是代表全體人民真意的，而賊也是人民之一。再者，個人在國家內和由於國家所得到的自由，既是真實的，具體的，與孤獨個人所享受的抽象的，虛無的自由，恰好相反；然則賊之捉入警察署去，也還是自己的自由行動。這樣說來，自由與法律簡直完全一樣。真正的自由只有服從法律纔能得着，只有在法律之下纔有。

二、束縛個人和社會中其他個人的關係，及束縛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其本身成爲個人人格中一整個部份。個人無此關係便不成其爲他；他只是這些關係所造成的他，並無別物。所以他只能以國家一整個部份的資格去活動，不能以孤獨個人的資格有所作爲。他只能以國家意志之一部份爲意志，不能有純粹個人的意志。照鮑生葵博士所說，即使個人反對國家，起而革命，也並不是懷有與國家意志相異的意志去革命，還是懷着由國家意志得來的意志去革命；這時個人與國家，意志間還是未失聯絡。簡直的說，就是國家在革命時，也還是他自己分開來反對自己。

三、國家本身包含全體人民的社會道德，並爲此道德的代表。這道德消納了私人道德，並且超越了私人道德的範圍；正好像國家人格消納個人人格並超越之一樣。但是，這並不是說國家本身

是有道德的；也不是說國家行動須受道德關係的束縛。因為道德關係總含有雙方，國家本身既是各方之和，自然再沒有所謂對方。至於說國外有國，就是說國外另有對方，這點他們並不承認。鮑生葵有幾句話，可以表示這種思想，他說：「國家並沒有什麼在大社會內的職責，他本身就是最高無上的團體；他是全世界的保護者，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道義社會內一分子。」他還有幾句總括的贅言說：「在道德上，我卻不知道國家如何能犯竊盜謀殺等罪。」

由此更進一步，便可得到全部的絕對派國家論。就是：平時在理論上，戰時在實際上，國家對於全體人民的生命，可有全權支配，並且這種支配是合法的。國家的命令，無論是在理論上或是在法律上，都沒有可以違抗的道理；因為受國家權力支配的人，就是行使這權力的人，國家的命令乃是出自受命者的真意，——雖受命者有時並非心願服從，這命令總是出自他的真意的，緊急的時候，國家可任所欲為；而怎麼就算緊急，國家又可為自己決定。鮑生葵博士說：「常有事之時，國家只要按照憲法規定的手續，便是唯一無二的裁判官。」這派學理對於戰時國家萬能一點，發揮最為盡致。黑格兒說：「戰時情況，顯示了國家人格的萬能；鄉邦祖國，在這時就是消滅個人獨立的權力。」

有些英國思想家對於絕對派的全部並不接受，或應用起來不像德人彭海蒂（Bernhardi）及杜里舒（Treitschke）那樣殘刻。如格林本是真實權利的闡揚者，卻主張個人所享權利之中，應有「生命權」（Right to Life）。「生命權」在戰時，當然有被國家絕對威權論抨擊的危險；於是格林就說，戰爭不是絕對的正常，只是相對的正常。戰爭不是完美國家的品德，乃是某種實際不完美的國家的品德。然則個人有不有權去評定某種戰爭並不十分「相對的正常」，可不參加，以免危及自己的及他人的「生命權」？這問題格林沒有解決。萬一個人評定某種戰爭是「相對的不當」時，國家究竟可以侵犯個人的「生命權」到什麼限度；他也沒有講到。

然而除了英國思想家有所修正外，——他們的修正或許有矛盾——這派理論的一般趨向，很是清晰。國家是人類組織的自然的，必要的，最後的形式；在發展完全時，是萬能的，絕對的。現在一切的國家，那方面沒有完全發展，在那方面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國家。現在國家在萬能方面的欠缺，應該使之免去；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國家權力之減少，而加大。國家具有真意志與真人格；因為此意志與人格得自各個人人格與意志之精真，所以即使不認為至善至美，也應視為儼若聖神。國家藉

其卓絕的品德及其加在人民身上的忠貞與犧牲，使人民的人格擴大；並且使人類私心及狹小目的，掃蕩無餘。黑格兒說：「人類原傾向以自己爲中心，國家乃把他帶轉到天生命中來。」

然則何以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盡過這些職責？對於這點詰難，絕對派答覆說，他們所講的是理想國家的品德，不是現在各國的實況。他們自然要這樣答覆。因爲只有那理想國纔是真確的國家；其他國家在什麼地方缺乏理想國的品德，在那點就不算是國家。

### 三 絕對派之批評

如下數章所言，最近的政治思想對絕對派國家哲理，起了明顯的反動。反動者都以爲這哲理於理論不健全；於事實不真確；於外交政策則有一種很危險的流弊——認可現今國家那肆無忌憚的行爲的流弊。這種反動，在有些地方進行很遠，竟至以爲國家完全無存在的必要；或以爲社會中無須有與國家相當的主權體。現擬從略討論，先述理論上的駁詰，再述批評者所指出此派學理未曾顧到的事實。

A 理論上的駁議 國家與人類全體社會相同的假設，不合事理，由此推出的許多結論，當然

不能成立。國家對於本國人民須完全萬能，這話即算可以承認，也得先假定國家自己的意志，真能代表各分子的意志，及超越各分子的意志。現在並沒有說，一個國家能代表他國國民的意志，他對於他國國民，當然不算萬能。而國家萬能是國家行爲不受道德拘束根據，然則國家對於他國，自然要受道德的拘束。所以一國從對於他國的關係上看，必定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內一份子」，而不是一「全世界的保護人」。所以一國對於他國的不道德的行爲，與一自願團體對於其他自願團體的不道德行爲一樣的沒有道理。

如果認定道德上的原則可以指導人與人的關係，就不能說不可以指導一羣個人與別羣個人的關係。如承認這點，則在道德上，國家之犯竊盜謀殺等罪，並不比教會或商業團體爲難。

國家對於自己分子的關係是不是與此不同？我們可以承認：人只有在社會內參與一切事務，纔能夠完全發展他的本性；只有在社會內纔能說真自由。逐居荒島的人，也享受自由；但這種自由是抽象的；他雖說可以爲所欲爲，實際上竟無一事可爲。不過，我們承認這說，並不是附帶就承認了國家萬能。國家是爲個人而生存，個人並不是爲國家而生存。自由只有爲個人纔有意義；社會和國

家的幸福，也須與組成國家的各個人的幸福相連，纔有意義，有價值。換句話說，就是國家和社會，本身並不是目的。

然則無論那一學說，如認國家能夠犧牲或離開個人幸福以自謀幸福，并以國家人格包含且超越個人人格的理由為根據，來辯護他們的承認不錯，都是把車子掛在馬前面，顛倒錯亂。有些擁護這種學說的人，說國家並不能犧牲個人幸福以增進自己的幸福，甚至並不能以殘暴的行為加諸個人身上；因為國家的幸福，就是個人的幸福，國家的意志，就是個人的意志，即使用暴虐手段的時候，還是以犧牲者的意志為意志。這種說法，也不能駁覆前面的批評。我所屬的一個團體的決定，如與我的意見相左，並不能算是我自己的決定。僅僅共同住在一國之內，不能因行民主制度，就可以經多數表決而把人們的意志變成恰好相反的意志。譬如棒球俱樂部中選舉委員時，投票失敗的少數人，雖然投票失敗，他們自己的意志還是與多數的意志不同的。

並且他們所謂真意志 (Real Will) 是一種要把我這個團體中大多數的決定實施出來的意志。雖然實際上我相信這決定是錯的。然則真意志我或者不覺得，非真意志倒是常常覺得的。這種

真意志與非真意志的分別，實在沒有多大意義。他們一定要說個人有一種與公意相合的真意志，不過是一種手段，使主權國家的一切行爲帶上一個正義與民治的面具，否則這種行爲看來盡是武斷的殘暴的行爲，事實上，絕對派的國家論，是個人自由的障害，因爲他們主張個人與國家之間，無論何時發生衝突，總認國家爲是。

不相信國家意志常常與個人意志相合，也並不是說兩者一定相反。不過急待解決的問題，不是如何使社會與個人間相對抗的主張得其均衡，乃是甚麼分量與甚麼種類的社會組織，纔能使個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

B 實際的考慮 問題既是這樣，一般學者就應把前半世紀以來那些爲了特殊目的而組織，如雨後春筍的自願團體，再四考慮。這些團體，主要的有二種：一爲經濟目的而組織的團體，一爲倫理目的而組織的團體。

爲經濟目的的團體，其所以勃然興盛，是由於交通便利之增進。從經濟觀點上看，便利的交通已把有文化的世界結成一個社會單位。雖然政治上分了無數的獨立民族國家，而在經濟方面，人

類社會卻表現了有機體似的相互倚賴關係——這種關係在絕對派以爲是國家在政治方面所不可缺的——世界上無論那一部的經濟幸福，總要倚賴其他各部的幸福。安傑兒（Norman Angell）說：「電報把文明世界組成一個單一的信用系統，這信用系統造成了各國金融的相互倚賴。」

經濟團體勃興的效果，見於人類聯合線索的改換。舊時聯合的線索是民族的，以同地生長的機緣，爲人生結合的基礎；現今聯合的線索則爲經濟的，以金錢利益的關聯爲基本。在現代社會中，一個倫敦某公司的夥計，因爲他的公司是種植橘子及販賣巴西橘子，他對於生產及輸出橘子的巴西人的興盛與生產率，便十分注意，比較其注意同居倫敦的隣居的福利，更爲深切。他與他的隣人，或竟不相識，或不相洽，也是很可能的。

決定人類團結的要素其性質已經變更，於是個人注意的方向也隨之而變。這種變遷儘可說是社會組織變遷的預兆，將來必能有根據經濟愛力的社會組織，起而代替現在這種因地域隣近而成立的政治區劃。

爲倫理目的而組織的團體，其情形也並不是與此不同。由十九世紀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就有了一種共同傾向，想廢棄希臘所謂個人只有一種，至多不過二三種好生活，而提高這種好生活爲國家職責的道德論。因此，主張不同的好生活極多，依各人的性情而變。並且主張好生活應由各人自己選擇；宗教的理解，人生的期望，只有由於個人纔能顯現；在個人行爲與信仰上，與其大家一致，不若各自自由。

近代生活之複雜與緊張，日進無已，因而發生同等複雜的宗教需要。這些需要，單在國家控制下的教會中，已找不到滿足。於是許多爲倫理目的及宗教目的的組織，迷離變幻，應運而生。這些組織與上述經濟的組織略同，不重視國家政治軫域，包含各國的人民在內。如神道學社（The Theosophical Society）、天主教會（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及基督教科學社（The Christian Science Organization）都是。

受了這些團體的影響，人類便有一種傾向：想把自己的道德標準，代替國家的法定道德標準；於是在道德上，常常對於國家干涉好生活的尋求，發生詰難。社會生活所遵守的道德標準，比私人

道德標準爲低，政治方面的社會生活尤甚。單在表面上遵守國家法度，並不需要高尚的道德，所以守法的國民不一定是有道德的，而立法的國民也不常常不是沒有道德的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凡關於道德問題有衝突的主張時，個人不僅應該要求自己，有決擇的權利，並應繼續努力，使經濟的或倫理的自願團體的主張，超國家主張之上。

總結起來，唯心派的國家論——照鮑生葵的說法——說：「當有事的時候，國家只要遵照憲法手續，便是唯一無二的裁判官；當然不容人民對於其他團體表示忠惡，除非是對國家自身。」不免漠視了許多事實。

尤其是漠視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上述的自願團體，實包含人生最切要的活動。滿足經濟慾望與增進精神幸福的活動，今日都在這些與國家疆域不相符合的團體中，實現出來。並且，這些團體包括及造成一大層社會，與根據地理界線的國家不同，而且相反。

二十世紀初年，雖然國家的外表活動增加甚多，但與個人的生活則相去漸遠。普通的人民，僅在納稅，投票，或做陪審官時，纔與國家組織發生關係。納稅，投票，做陪審官，又是人民不常盡的功能。

所以一種政治哲學，想把國家以外的各種組織，包括在研究範圍之內，去估量這些組織與國家的關係；去衡準他們互相衝突的要求；且分配他們的功能；這種政治哲學，比較唯心派的政治哲學之把國家想作一個孤獨的自足的真體，總算切近事實一點。唯心派以爲國家不至於因與自願團體發生關係而失其爲自足的真體，因爲這些關係都是包含在他那包羅萬象的結構裏的。

由絕對派國家論生出的反動，不外下列二式；或是承認公意及國家真實人格的理論，但以爲國家以外的個人團體，也有這種公意與人格；或者把這公意與人格當作玄學的想像，鹵莽的否認，國家於是只是一件行政機械，終究有一天會被那複雜的自願團體取而代之。

促成這種反動的那些仇視國家的態度，在各種學說中，由種種方式，表現出來。討論這些學說，是本書其餘各章的主文。就大體上看，現在潮流的趨勢是主張各團體都有真正的存在與人格。在下章及基爾特社會主義一章中，我們就將講到他們怎樣想把絕對派所主張是國家的功能，交與根據自願成立的團體。

## 第二章 近代個人主義

### 緒論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之成爲一種社會的及政治的學說，是十九世紀的事情。初由邊沁(Bentham)及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倡導；及至中葉，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及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著作出，纔發揮盡致；一八八〇年以後，逐漸衰退，至十九世紀末年，幾全被絕對派國家論取而代之。

本書爲近代政治學綱要，自無須把這維多利亞時代的個人主義詳細敘述，不過略述其要點，使近代個人主義更爲明瞭，且可知近代個人主義是他的正統。

#### 一 十九世紀個人主義

十九世紀個人主義最有價值的論說，見於約翰穆勒的自由論及代議政治二書裏面。穆勒及

當時的功利主義者，都是反對絕對派的政治玄想的。——這種玄想在前章所講的理論中，充分發展。——他主張：凡研究一切政治問題，應該以人類幸福與非幸福爲準，不應該像律師及黑格兒派的人，以甚麼公意或國家人格的玄想爲準。絕對派說國家是一天然生成的東西，或有機體；人只有在國家內，纔能盡量享受他本性所能享的幸福。穆勒也承認這說，不過他卻表明了：這種承認不是說國家非爲人民幸福而生存。努力增進個人的幸福，原是政府分內的事，如果政府做不到，就應該讓開條路，把繼起的社會組織去做。

穆勒的主旨是：國家對於個人事務少一點干涉，便是爲個人增加一分幸福；對於意見自由，尤應如是。自由論一書，可說是擁護思想自由，及聲懇容許不能了解的意見的最有名，最有力量的文字。他主張就是幻想家也應該有這種自由，以爲這些幻想家，雖然十有九個是傻子，但都是無害的，剩下那第十個，對於人類的價值，比較一切想壓迫他的常人，總會大些。因此他主張：不但政府對於這人不應干涉壓迫；就是正宗輿論，也不應對他有所虐待。橫暴的心理，被野心家的報紙泡製而生偏見的羣衆的暴行，穆勒尤爲痛惡。

他以爲不能因爲一般輿論竭力反對某種意見，政府便可以壓迫堅持這種意見的人。（除非符合下列附件）因爲增進幸福是政府分內的事，而這幸福又是指個人幸福，所以政府即使有多數的聲援，也不應當壓制少數人的意見，以干犯他們的幸福。穆勒說：「爲人類全體計，與其強人是他人之是，不如任人自是其是。」

但是擁護思想自由較易，說明行爲應當自由的道理，卻是最難而最重要的事。穆勒謂行爲自由，是「人類幸福的一個主要成分，並且是個人進步及社會進步的基本成分。」他主張在不影響社會的一切事項範圍內，應予個人以完全的行爲自由。在與社會有影響的事項內，如果個人行爲妨害社會福利，則社會亦有壓制的權。社會這種壓制權，便是上述的附件，穆勒在擁護思想自由時也曾提到。

上面穆勒學說中所講的自及行爲（self-regarding actions）及涉及他人的行爲的區分，曾引起他人嚴厲的批評。批評者以爲人人都是社會一分子，一人的行爲多少總與其他社會分子相涉，欲於上述二種行爲之間，作一明顯區分，乃是不可能的事。但穆勒也不是愚者，他並沒有假定這

種區分用來可有算學上的精密，他只求差可適用就設了。他認定行爲自由應該是天經地義——除非行爲不自由也有好處——這種區分只求可以糾正前章學理對於個人的偏枯而得其平。前章學理既以爲個人的真自由與遵奉國家意志的行爲毫無分別，乃荒謬的說個人自身所覺得所享受的，明顯的自由，是一種；而個人所不覺得，國家所享的真自由，又是一種。個人主義者，卻指明說，即使在理論上，可以承認國家不能爲惡的說法，而就事實上看，國家卻去不能爲惡太遠。實際上，國家是官吏與監察員的結合，他們有時賢能，有時庸劣，設不上講無所不知，正像在他們壓制下的人，民，設不上講無所不知一樣。穆勒曾經說明，無論何種學說，如謂官吏比個人更知道什麼於個人有益，什麼是個人自由，這種學說，總是荒謬的。

所以穆勒個人主義概略的結論：以爲只要個人對於個人不相侵犯，國家對於個人，便最好是任其自然。這樣說來，個人主義真是令人崇拜無地的主義。這主義是人類最高的可能政治期望，基礎很是健全。實際上，沒有人不以政府爲必要的贅疣，沒有人不贊成無政府的主義。而無政府主義，仔細看來，只不過把穆勒對於個人自由的各項主張，盡量發揮；更加上否認穆勒所視爲與國家不

能分離的主權，與拒絕接受自及行爲與及他行爲（other-regarding action）間的必要區分而已。

十九世紀個人主義，不僅事實上不能實用這種行爲的區分，且理論上復遭着兩種厲害的打擊，使他在三四十年中不能出頭，及到最近，纔稍露恢復的生機。本章所要討論的，就是這個人主義的最近形式，這最近形式是穆勒精神所激發，想把穆勒的主義救出當前的危難。

今先述其所受的打擊——令人不得不拋棄舊主義的教言的打擊。

## 二 對十九世紀個人主義之批評

（1）斯賓塞把那些從達爾文進化論得來的生物學觀念，輸入穆勒個人主義，便把這主義一個新的面目。他雖認國家是像有限公司，由契約關係起源的；但又自相矛盾的信社會是由進化而成的有機體，以爲在這有機體內，凡不稱職的分子，爲全體利益計，應該排除；其他分子不應該爲這種分子打算，以延其殘喘。根據達爾文「適者生存」一語，他竟詆責國家社會各種救災恤貧的事業，以爲在生存競爭之下，消滅落伍的分子，正所以謀進步。至此，穆勒寬厚和平的教言，竟變而爲野蠻殘酷的倫理。這樣的發展，不僅使具有社會心胸的人對之不願信仰，並且在經濟方面，發生了不

少的重要影響。

(2) 在經濟方面，個人主義最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自由原則的重要，在政治上固非虛言；而在經濟上應用，則發生悲慘的作用。

邊沁說過，人類本來是自私自利的，故可以信任他自己去照料本身的利益。人們自己知道自己的需要，較之別人所知爲詳；人們自己追求自己所需要的，較之別人代勞更努力，更堅忍；人與人的相處，不宜有外來的干涉，也不必有外來的干涉。這種社會學說，與經濟學銜合，便可產生了全部「放任主義」(doctrine of *laissez-faire*)。由所謂經濟學上的根據推論，個人主義便以爲：在經濟方面，對於人們關係的外來干涉，不僅不宜有，並且一定沒有效力。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供求鐵律(*iron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及經濟學教科書上其他術語，他們都拿來證明國家無論用何種人爲的方法，以整理有關生產及工資的任何事務，終究拗不過自然力的作用，至於失敗。所以一種政策，讓各人行動自由，不加牽阻，不僅與個人自由的原理相吻合，即就事實的本性上看，也應如此。

放任主義主張這種政策，在政治上雖有深長的理由——不干涉政策自然優於由國家派出監察，攔入人家干涉一切私事——而在經濟方面，卻結了許多悲慘之果。下章所講的各派社會主義，從這惡果上得了不少的宣傳力，竟至比由任何方面得來的為多。何以有這種惡果，乃因這主義的根據，是下列三個荒謬的假定：

(a) 各人有同等遠大的眼光，有同等智力，去知道自己的需要。

(b) 各人有同等權力去獲得他所需要的，並有同等的自由去選擇。

(c) 各個人需要的滿足，就是全體社會的幸福。

那稱霸一時的滿撒斯德個人主義 (Manchester Individualism) 派不承認上列謬說，替十九世紀個人主義另闢一條生存的道路。但是「人皆為己，落後的遭殃」這種格言，不能建設一個令人滿意的社會，實施起來的惡果，使國家不得不對於生產事業，採取干涉政策。這也是二十世紀初年國家在各種公共生活中活躍的一方面。

國家功能的發展，半由於前章講的國家哲學占了優勢，半由於下章集產主義者的極力宣傳。

但這個人主義的反動，反轉來也引起了一種反動。週而復始，最近不滿意政府的心理，促起了個人主義思想的復興。復興的思想，形式上雖與十九世紀個人主義不同，而精神卻是相連貫的。

### 三 促進近代個人主義發展的因素

(1) 在各種公共生活中，國家的功能雖增加倍蓰，然對於私人生活，則愈離愈遠。上述經濟的及倫理的自願團體，勃然興盛，漸漸令人覺得國家不過是個人所隸屬各團體之一，並且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國家不能要求個人儘先向他效忠，也不能強人對他表最熱烈的同情；不過只有國家是個人必需加入的團體——家庭是例外——並無選擇加入與不加入的可能。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而加入球團，由選擇而加入工會，但是對於國家，卻是生而加入的。

(2) 歐戰時交戰各國政府活動力過量擴張，也引起了仇視國家的心理。戰爭期內國家對於個人的徵取愈加苛細，個人對於徵取行為的根據愈有訾議。因為有些地方的人，漸漸把戰爭歸罪於國家的強盜式權力及其在外交上的肆無忌憚——這種肆無忌憚是黑格爾派國家論所認為正當的——所以如此。同時，國家在內政上各種新權力之增加，及因此而生的個人自由之削減，官

吏的增設及其權限之擴張，在在使人對於在組織嚴密的國家中幹練官吏的政府，預先就生了厭惡的心理。

(3) 歐戰本身及戰時心理，促進了人們對於多數政治的危險的了解。人們覺得對於橫暴多數毫不容忍的摧殘少數人心意，必須加以防制。戰時因人口集中而生的社會勢力集中，因報紙宣傳鼓吹而生的輿論勢力增盛，又在在使妨礙個人自由發展的多數專制受了打擊。所以倡明一種政治學說，一方認定，以國家的法律主權授與借重國家名義的多數，必不能保障全民的幸福；一方主張將國家的權力與功能，四處分散，以便保護個人不受多數的壓制，在當時乃是最切要的事。

#### 四 近代個人主義

我們所稱爲近代個人主義的各系思想，雖在其他方面各各不同，然而都努力想建設這種學說的基礎。

(1) 安傑兒(Norman Angell)在他所著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書中，所發表的意見，在歐戰以前，頗有聲譽。後來雖在有些特例中，不能應用，但多係被人誤解，並非其說本身不能

成立。安傑兒的主旨：以爲人們在精神上有一種團結，以經濟利益爲基礎，與國家的地理的疆域相衝突，並且超越了這種疆域的界限。這種精神社會的精髓，就在人們常做獲利最大的事。現在爭雄不已的國家，盡力培養民族感情，又故意顛倒是非，所以人們每每把甚麼是最有利的事，常常弄錯。但安傑兒是指一種明顯的事實：就是，「人們由廣大和平經濟社會分子的地位著想，所獲必較大於由戰爭的狹礙政治社會分子的地位着想。」

上述的事實，一般人不能不承認，一經承認，他們必願放棄現今社會中互相競爭的國家團體，而趨向一種以利益爲根本的經濟社會。由這方發展，決不至有什麼遺憾。個人做個人時常智，而做國民時則愚；世界全體就因個人不善做國民而受大害。安傑兒很痛心的說：「在充滿了愛國心的政治行爲上，個人沒有理智作用，又沒有責任心。在私人行爲上，則不至如此。」所以他把國家只看作一副行政機器，只要預備了另一副更能增加人們利益的機器，就可以代替國家，把國家變成進化的遺蹟。然則我們可以希望達到一個時代，那時一切民族國家，都消納在一個以經濟階級爲基礎的國際社會裏面。

這樣的發展，也許會使民族單位間的國際戰爭易而為各經濟社會間的階級戰爭。但至少可以成立一種社會組織，使個人的真正需要可以表現，可以滿足，而不致為他人所顛倒錯亂，或抹殺。如果以階級戰爭代替國際戰爭，也似乎不妙，則基爾特社會主義中有一較好的方法。基爾特社會主義繼承安傑兒對於國家的批評，提出了另一種社會組織，雖然同在削減國家的功能，但想把經濟的合作代替經濟的爭鬪。

(2) 華拉斯 (Graham Wallas) 著大社會 (The Great Society) 一書，注重討論代議政治的主要問題。其起因也是在不信任發展過分的國家權力，與安傑兒相似，但結論卻大不相同。本來即照社會主義者的主張，把私人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讓渡與全體社會，而讓渡後如管理這生產工具的機關，不能真正代表社會，這種讓渡，也沒有絲毫價值。所以華拉斯就研究近代中央集權的國家，雖有代表民意的國會，究竟能否表現社會最健全的「總意志」(collective mind)。

由地域代表統治的中央集權國家，其選舉方法有許多毛病，以致不能表示最好的民意。選民可被暢銷的報紙麻醉；可被廣告迷惑；可被以候選為生涯的人所包圍。選民——就一九一八英國

選舉情形看——可受羣衆暗示的影響，這種暗示由製造輿論與控制輿論的機關放出，選民受其影響，每至贊成一種嫉恨的沒有理智的政策，甚至激厲這種政策，這種政策若在私人方面，他們一定會恥而不爲的。又選民每易爲有力的財團所利誘，以至表決一些有害公共利益而獨利該團的案件。

衆多的選民在羣衆中選舉素不深知的代表到遼遠不能控制的議會裏去，總不能免這些危險。

所以華拉斯提議，把選民按照職業分組，每組選舉代表到上議院，上議院就純粹是各業代表；下議院則仍舊以地域代表組成之。又提議，凡少數職業代表所主張的特殊事件，必選出地域代表團體以實施之。在各種提議中，華拉斯的目的，都是在保障個人使不爲漫無牽制的多數政治所毒害。他對於國家的壓制，似乎不看作羣衆專制那樣可畏。

(3) 另有一種人提議，想回復到中世紀的行會制度(build)。柏洛克(Belloc)著“*The Servile State*”首倡其議。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繼起發揮。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把國家看作兩種團體的聯合，

一種代表生產者，一種代表消費者；又把現在的工會（trade unions）及合作社（co-operative societies）爲這種團體社會組織的幼芽。這種提議，可說是近代個人主義的標準例子，當另章討論之。

上述的綱要，足以表明我們所謂近代個人主義的要點，今總括如下：

(a) 人們沉淪於反主知說（anti-intellectualism），大都反對國家，尤其反對黑格爾派及集產主義者學理中的國家。反主知說不主張有具體考慮過的提議；相信將來的世界必依他自己的道路發展，不受政治家政論家的理想所影響；並且相信凡一新局面發生，人類的本能必能應付裕如，工團主義便可以代表這種態度。總之，或者從道德上看，不信任國家，或者從經濟上看，把國家壓在其他社會組織之下。

(b) 認定各團體有真人格。黑格爾派主張國家具有真人格，超出組成國家的個人的人格總和之上；國家有公意，與各個人意志的算術上和數及力學上合力均不相同。近代個人主義派，以爲國家如果是這樣，其他團體也是這樣。工會，學校，教會，基爾特，甚至足球俱樂部，都因會員的承認，都

具有與國家人格相似的人格，於是也可以令會員效忠服務。萬一爲國之忠與爲團體的忠發生衝突時，在事理上或國家的本性上找不出當然的理由，說國家的要求必須是至尊無上。在任何情況之下，於兩種相反的要求間選擇，應該完全以個人的判別爲準。

(c) 國家不過當作一個團體的聯合；一個基爾特的聯合；「一個社會的社會」(community of communities)；一件行政機械，用來調協各種活動力，調劑各團體間衝突的要求。他本身並不是應什麼人類精神上一種卓絕特殊不能由他種社會組織所能滿足的需要的。

只要社會的團體組織發展充分，成了一副規律各團體間衝突利益的完美機械，國家便可以取消，而以這種組織代替。

所以新個人主義不像舊個人主義以個人爲政治單位，乃以團體爲政治單位。舊主義對於個人所受(1)私有經濟利益的壓迫與掠奪，(2)多數政治下的輿論的壓迫與掠奪，不能予以保障。所以新主義不得不採這種意見。這種團體之組織，一在自衛，二在推進共同的利益及意旨；因爲範圍較小，便有許多機會使公意可以表現，使個人人格可以發展；這人格與公意，在龐大的國家內，是

不會活動的。

他們替這種團體吹噓，說這種團體不但盡了發展個人真人格的功能，——從前以為這是國家的功能，——並且是個人自由唯一有效的保障。——穆勒的個人主義最有價值的一部就是講這種保障。

關於團體社會組織的各種主張，在基爾特社會主義章中，再詳細敘述。

### 第三章 社會主義——特詳敘集產主義

#### 緒論

在一個小範圍內，要把社會主義概括討論，是很難的事。第一，因為「社會主義」這名詞，既用以表示一種學說本體，又用以表示一種政治運動，所以我們雖然注重在社會主義的理論，也就不能不把信奉這學說的各種組織，完全忽略。第二，這學說大致可以叫做社會主義，並不是完全是政治學說，甚至不是偏重政治方面，有很多地方，是關於經濟的；經濟學說與政治學說參伍錯綜，因此實際上不但不單說社會主義的政治方面，並且不宜如此。

第三點困難，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分了許多相反的派別，目的方法，各不相同。這些派別有時很重要，而其各派的學理，也很明晰，所以其信徒各有分別的名稱。他們不稱為社會主義者，而稱為工團主義者(syndicalists)，基爾特社會主義者(guild socialists)，共產主義者(communists)。

社會主義這些各方面的發展，將分章敘述。

敘述社會主義，每因各人所見不同而有差異。譬如，我們可以把社會主義當個人主義的反動，又可當做馬克思學說的註釋。每一種討論的方法，都能說出社會主義的一方面，而陳列一幅不同的景象。自來沒有一種學說像社會主義樣，每一個闡揚者都有不同的教條，因闡揚者的性情及其所處的社會背景而變。社會主義的信奉者既如此其多，而其中又多半是倚馬萬言的文豪，因此關於這題目的論文，不可勝數。其結果，社會主義究竟是些什麼，很難確定。簡言之，社會主義正像一頂帽子，因為你一戴，我一戴，把原來的形狀差不多完全失掉了。

但是也有許多目的，是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公認為當意的，雖然他們對於達到這些目的的方法，意見不同。又有一派社會主義思想，叫做集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雖然近來已經不受歡迎，卻成了一派學說的幹部，並且有許多學說都是由此出發。

本章所要討論的，就是各派相同之點，這幾點都包含在集產主義中。

先據討論社會主義的先趨，次及為社會主義基礎的社會哲學，最後敘述幾種具體的提議。凡

那些提議，任何一派只須稍事修正即將贊成的，當儘量搜入。

### 一 集產主義的先趨

A 馬克思的著作 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始祖。在他以前，自然也有些理論家，因不滿意當前的社會狀況，想出了許多共產的烏託邦（Utopia），以宣洩他們的憤懣。柏拉圖的共和國，就是這一種社會主義國家。又有些人——如渦文（Robert Owen）——竟至想把他們的理想具體表現，於是組織一些模範社會，在這社會內的住民，過那創設者所認為最好的特種生活。但這些試驗沒有一個有完滿的結果。其實除了渦文以外，馬克思以前的所謂社會主義思想家，沒有幾個深深的考慮如何實現他們的理想，及實現後如何纔可以繼續維持。大多數都以為，只要能使人注意到他們那些計劃的完美，人們自然要爭先恐後的去實施起來。所以他們畢生失意，這是用不着說的。

馬克思是頭一個有合乎科學的著作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他不僅把他所期望的社會條舉清楚，並且詳細說明了產生這社會所必須經過的各時期。

馬克思的著作，雖然對於勞工階級已有很大的影響，也不是沒有難解釋的問題。對於這些問

題的正當解釋，引起了許多爭論；各種不同的解釋，多半就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出發點。

現在只須敘述馬克思的主要學說，把他們的各種發展留到下面幾章。所謂主要學說，就是：一、剩餘價值；二、唯物史觀。

(1) 剩餘價值的理論 勞力是價值的本源，這是十九世紀正統派經濟學的原理。馬克思接受了這原理全部，而發揮之，於是由此得了許多結論，與那些經濟學者所得的，差不多恰好相反。其說如下：

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只不過是各種商品的貯積。商品都有價值，而其價值與其滿足人類慾望的能力成比例，換句話說，與其「用途」(usefulness)成比例。我們估計商品的用途，在找出他究竟能換多少；馬克思於是用「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幾字，來表示一件東西以別樣東西為準的「值」。這交換價值就是普通所謂「價格」(price)，跟着市而上的情形而有漲落；但這種漲落是偶然的，決不能消滅或掩蔽那決定「價值」及「交換價值」的真正勢力。這勢力就是生產那種商品所消耗的工作時間平均總數。所以社會上所需要以生產商品的工作時間，便是交

換價值的真正標準，或真正權衡；不管商品價值的表面變動如何，總是這樣，正像不可違侮的自然律樣。

但是人的勞工本身不能產生價值，必定要用工具，否則不能作工。這些工具就是機械，工廠，水力，電力等等。

十八世紀末葉，十九世紀初葉，有許多新發明；其結果，生產價值的工具數目大增效率大增，並且都為比較少數的階級——資本階級——所專有。資本家購買窮苦工人的勞動力，用到他的機器和原料上，便產生了含有交換價值的商品。這些商品賣出去，可得着多於工資及工廠維持費的代價。這製造品的交換價值與付給工人的工資之差，就叫「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是由工人勞力所生產的東西，而歸雇主所享有，事實上，這是未付工資的勞力所生產的。

資本家享用剩餘價值，就是近代工業制度根本不平之點，無論那一派社會主義，都想把他去掉。實際上，資本主義的工業制度與奴隸社會不同之點，僅僅形式而已；不過奴隸是被威逼而工作，而生產剩餘價值，近代工人則由自願的契約關係去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家給工人一點僅能維持

生活的工資後，就把其餘的產品往袋子裏放。但是工人既沒有生產的工具，除了把自己的唯一商品——勞力——賣與資本家外，別無他路可走。

(2) 唯物史觀 馬克思於是研究社會何以成爲這樣的組織。少數資本家在法律保護之下穩穩當當，把工人產生的剩餘價值攘歸己有。唯物史觀，便是他得來的答案。有史以來，馬克思是第一個認經濟勢力決定歷史事實的人。許多人解釋歷史的事實，都說是個人野心，或政府陰謀，或政治侵略所致；馬克思則謂經濟的原由，終究是表面政治趨向的根本，並且決定一切政治趨向。照這種解釋，則希臘人之攻托洛葉 (Trois)，並不是麥倫羅 (Melenus) 想報巴里 (Paris) 與赫倫 (Helen) 私奔之仇，只是希臘人要開闢一條通到東方的商路。然則在長期間內，歷史終究是由一些相互作用的經濟勢力所決定；並且人類社會的進化，無論在那一時期，總反映那時期內，外界物質進步所達到的境況。

所以每一種經濟生產的時期，有一種特具的政治形式，及一種特具的階級組織。十九世紀初葉，工業革命後，經濟方面偉大的發展，產生了兩種階級：第一種，少數特權階級，就是生產工具的主

人；第二種，多數的無產階級。當然在工業革命以前，也有雇主與工人，甚至也有小資本家；但近代社會最特殊的地方，是資本家成了一種優越階級，主宰一切；現行國家組織，又恰可表現他們的優勢；而在經濟方面，又有一般無產階級處處與資本家相對，這種仇意的對立，因為兩方利益根本衝突，常常引起不斷的爭鬭與衝突，即所謂「階級爭鬭」(class struggle)。

但是社會不是靜止的，是變動而演進的。資本時期在其不斷的演進中，將循正常的程序而過去，而為別的時期所繼承。資本主義將來的發展，必取資本集中於少數又少數的形式，一方面漸漸消滅小資本家，他方面無產階級漸漸嚴密的組織起來。到了登峯造極的時候，無產階級必起而推翻資本階級，奪其生產工具，正像資本家篡奪吸收從前那些握有統治權的世襲特權階級一樣。

照這學理說，政治事實常反映前導的經濟變遷，然則無產階級之勝利，必與階級軫域之廢除，社會組織之變遷，相伴而行。

馬克思之被尊為社會主義鼻祖，這學說之力比剩餘價值論為多。其對於勞工思想的影響，實不容過譽。其動人之處，即在保證工人立於不敗之地，依據社會進化一定不易的原理，政治變遷常

追隨經濟變遷，反映經濟變遷，歷史的進展達到相當程序，必使資本階級失其所有。然則爭鬪怎樣？階級戰爭怎樣？無產階級的興起又怎樣？這些可否避免？進化是否由暴烈不測的變化進行？我們可否不任遲緩的自然發展程序實現我們所期望的社會變遷？

因為對於上列問題有不同的答案，就發生了革命派社會主義與進化派社會主義的分歧。進化派在英國有優越的勢力，專注馬克思著作中的生物學觀念。他們以為社會是進化的產物，且受進化的支配，所以就是一個生物：像其他生物一樣，可生長，可衰敗。生長衰敗都是遲緩的方法，可用人的理智覺察，也可用人的能力輔助促進；但不能違反，或把他停頓；也不能促其進行太快，而成爲猝然及危險的變遷。

因此，進展的路程必包含許多繼續不斷的改革，漸漸推進社會，完成將來的變遷。這變遷將不是猝然改變的經果，而是那些改革的總和。本章下半段，就在討論這進化派社會主義的學說。這派社會主義又叫集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

還有許多社會主義者，把馬克思的理論解釋得十分不同。無論將來如何，他們以為現在的社

會是兩種互相反抗的階級組成的，——有產者及無產者，他們沒有共通的利益。兩階級之間，判若鴻溝，只有能完全改變社會形式的革命，纔可以把這界限消除。社會或許可以自然進化，但在進化時期中，那些被掠奪的工人所過的生活，悲慘痛苦；他們必不能耐心等待，必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以促進社會將來的變遷，以使社會中經濟的政治的結構完全改變；因此發生爭鬪，在爭鬪中，勇往急前的勞工階級，必用暴烈的手段，以便奪取資本家的所有。

馬克思學理的這種解釋，是共產主義的基礎，也是工團主義的一部份教條，當在次章接着說明。

(B)個人主義的反動 十九世紀下半期，還有他種勢力作用，增加了那種被馬克思挑動的對資本社會的不滿心理。這些勢力由一個政治學說的新觀念發生出來，這觀念把國家看作一個有機體，有生長，有衰敗。進化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採了這種觀念。一八七〇年以後，個人主義已漸漸被人遺棄；到了一八八九年，費邊社論文集 (*Fabian Essays*) 出版，於是放任主義的計聞發生出來了。——至少十九世紀的放任主義宣佈了死刑。

對於放任主義的批評，上章已經說過，自無須在此重提。原來個人主義最不能支持的地方，是在經濟方面。一個人在只能出售勞力以求善價的時候，怎麼可以說他能毅然常常選擇利於自身的事情？一個人在不接受不能一飽的工資，便要凍餒於溝壑中的時候，怎能以自己享受了契約自由的好處自慰？怎能以自己可趨赴任何目的不受國家干涉自慰？長時間的工作，低廉的工資，及心身發展的摧殘限制，這都是工廠法規和各業委員會條例所想滅除的悲慘現象；這都揭示了供求定律漫無拘束的作用何等傷害社會的健康與幸福。若想把大多數的人從工資奴隸的地位擡高，必須把社會方面對於工業的干涉與規定大加擴充，以使工人不致受那毫無限制的自由競爭的毒害，這種事實一天一天的明顯了。

政治社會至少有一點與人身相似：人身上隨便那一部份，如果任其縱慾無度，其結果必害及其他部份；政治社會中特權階級漫無制限的追求私利，其結果必妨害全體社會的福利。

無論在那一種社會，總要有政治組織；因為人人獨立行動，而交互影響，由這種事實所發生的擾攘狀態，必須有共同行動以救濟之。

放任主義所獎勵的那種經濟行動，簡直是愚盲的行動。因為這行為雖說是照許多人的意志做的，其所得的結果，就是有意志的人，也沒有一個滿意。並且這結果的影響，波及許多不願意做這行為的人。例如，常謠傳某銀行不穩的時候，存款各戶，爭先恐後的到銀行去提取存款；這種行為，分開說固是各戶願意的，而所得的結果，不會有一個願意。這結果就是銀行倒閉。

防止漫無限制的經濟行為所發生的惡影響，必須國家行動。因此，從個人主義發出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反動，就是主張必須有國家行動，以節制營私牟利漫無限制的結果。

第二個反動，是一種日進無已的傾向：懷疑資本家囊括雇主雇工共同努力所生全部利潤的權利；雖然不接受馬克思學說中交換價值的全部理論，但否認資本家可以以生產工具主人翁的資格掠取全部利潤，並且懷疑資本家這種人究竟是否必要。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早日的主張，就是向這幾方面。

費邊社的人不攻擊資本；不把資本當做資本家由工人方面偷來的盜賊；不但不如此，反而按照馬克思的前提，承認資本家對於社會進化要盡些有用的而且不可少的責任。在創始及經營方

而，資本家——至少在工業革命的初期——對於工業組織，有必不可少功用。因此，資本家對於他與工人共同產生的交換價值，雖沒有享受全部的權利，也可以享受多少。不過現在工業管理既漸漸委之於受雇的經理，代其執行，資本家就完全不能享受這些利益。

除了由體力工人爲主力所產生的交換價值而外，——即馬克思所說的價值——還有許多價值是由社會全體產生的，應該用來替產生這價值的社會謀公共福利，而不爲私利。

費邊社的人開宗明義便提議：地租——就是土地的自然增價（*unearned increment*）——應該由地主手中轉到社會，因爲是社會需要土地，土地纔有價值的。對於他種由社會產生的價值，也有類似的提議。

費邊社的人不承認個人是孤立的單位，不須人助自己謀自己的前程；而堅持一種觀念，以爲社會是一個生物，他的需要和活動時時扶助個人增加財富。所以都市的擴張，煤礦的發現，鐵道的籌辦，均可增加土地價值。同樣，社會需要企業的急先鋒，所以有利潤，使這些人的擴越膽識，創始精神，及學問經驗得有相當代價。如果社會不需他們盡力，這些事業家就無用武之地；正像社會不需

在地上有所建設，土地便無價值一樣。在這兩種事情上，社會產生了一部份價值，同時又付了代價。社會是產生價值者，這種有機體觀念自然緊接着一明顯的結論：就是他所產生的應該由他享受及支配。所以他們進而主張：一切生產機關應歸社會全體；一切公用事業，即鐵道、鑛山、道路、運河等等，應歸社會所有，且由社會經營；一切生產機關及公用事業，應該用來謀全體的利益，不應被少數人侵蝕而飽私囊；社會應享受他自己所產生的一切價值。

但是社會本身不能擔任這許多事務，必定要有代表機關以表示他的意志，遵照他的命令去工作，并以他的利益為準去處理他所產生的價值。這機關在集產主義者眼中，就是國家。（國家二字在這裏是指一種集合團體，或是教區、縣市、省，或是國家，或是消費合作社。）集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真正代表社會全體，由專門家指揮運用，利用社會富源為社會謀最大利益。事實上，這國家其本身必定是一羣工人；祇有這時候，國家所雇的工人纔是遵照他們自己的命令工作；祇有在這時候，生產工具的主人纔是生產工具的使用者。

現在值得看看，個人主義的反動走了多遠。由把國家當作一個很討厭的贅疣，想將他對於私

人事業及自由競爭的干涉減至最少限度，現在反到要當他是社會進化所不可少的因素了。要單靠着他的力量，把工人從資本家武斷的條件下解放出來，去享受從前被特權階級搶了去的剩餘價值。

此後應將形成社會主義的哲學，及社會主義者的各種計劃，詳加敘述。社會主義者之提出這些計劃，就在實現他們的哲學。

## 二 社會主義的哲學

有時個人主義者攻擊社會主義，說他的效果必使個人屈服在國家之下，而喪失自由。有幾派社會主義，實行上或許有這種效果，但其初意，卻正好與此相反。實際上，社會主義是想把個人由物質苦悶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俾得自由生活而自由發展其人格。但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把國家看作一個由互賴的分子組成的真體，所以他們深信個人的自由只有在社會組織完美後纔可以獲得。歸根到底，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其目的並無不同。兩派的目的，都是想予個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不過個人主義者以為達到目的的最好方法，在銷滅人們關係間一切外來的干涉與束縛；社

會主義者，則認定只有人們在社會中互相合作，使各各能實現完滿而自由的生活，這種目的，纔可以達到。

個人主義只講發揮個性，而在其所鼓吹的社會中，個性卻被物質壓力，摧殘無餘。社會主義主張個人為社會國家工作；但其所以如此，只不過想借重社會使個人所得的身心自由及發展，比在孤獨情況下所實現的為高。實際上，社會主義之所以比個人主義着重社會組織，並不是信仰這組織的功效，實是以為真正的個人主義，非到個人真能自由去趨赴精神止的目的時，決不會成功。

個人主義的學說，從達爾文進化論得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科學根據。如果生活在本性上是一種競爭，然則自由競爭，適者獨存，是社會的唯一可能基礎。個人主義認定人類天性必被生存競爭所控制，所以以為文化的目的，就在使這種競爭組成一種可以保存最大可能量的生命的組織。換一句話說，他們僅就生命的數量上着想。

在他方面，社會主義者則相信生存競爭可以超脫，并認定文化即是用以超脫這競爭的。除開維持生命外，生命還有其他目的；生命的質量應較數量為重；文化的任務，就是要把個人從僅為生

存而競爭的苦難中拯救出來，以獲得最高的生活質量。

什麼是「生活質量」？卻要看他們所看得重的是什麼；就是說，要依我們的哲學而定。不過我們可以認定，優美的生活須先有培養道德及趨赴完美精神目的的能力。因真而求真，因美而為美；因善而行善，及相當程度的心身修養，風雅不俗的態度丰儀，都是優美生活的要素。但這些事情，必先有閑暇，有知識，有金錢能力；就是說，必以超脫只為生存的競爭為前提。集產主義者重視國家的緣故，即深信只有藉重國家，纔能超脫這種競爭。勃路克（Otto von Guericke）說：「國家之存在，非為其本身的權力——本身權力四字指全體分子或一部份分子之生存——乃在使他的分子個個能做值得做的事。」無論那一國國家，多少都以合作為目的，而其所以能存在，只因他的分子能於合作之中忘記自己本身。然則人們為什麼要合作？這是最後一個政治問題……凡是社會主義者如對於這問題不能指出那正確的答案，就够不上說真正的及純粹的社會主義者。那答案就是：人們所以要合作，是因為由此纔可以儘量的逃出生存競爭，去做那些本身值得要做的事。」

所以形成社會主義國家觀的社會教條，就是：「以社會為人類的團結，其團結之目的，在予其

中各分子以機會，使能滿足精神自由及優美生活的願望。」

社會主義者既把社會看作這樣，當然希望個人為社會工作。在資本家失其所有，工人即是國家的時候，個人將感覺為社會工作就是為自己工作，將服從國家的編制管理；因為知道所服從的規則，是以增進公共福利為動機的。且個人工作必較盡力，工作時必較愉快，因知勞力所得之結果，不至充實雇主之私囊，必用以增進社會全體之生活，使之更美滿，更豐富，更自由。

社會主義之目的，是在以社會服務的動機代替私人利益的動機；以為人們為一種社會工作，如那社會就是他們本身，他們工作必較現在盡力，以實現那社會的優美生活。——當然先要有閑暇及金錢能力。——在現在這種社會裏，人們只是為飢寒所迫纔去作工，去替那掠奪他們的勢力的人增加財富，如果這假定錯誤，如果人類心理只甘願為自己工作不願為社會，則全部社會主義必要毀滅罄盡；因為這是社會主義立腳的基礎。人們或有這種豁達的社會心胸；或沒有，或竟至不能養成這種心胸；在最末一章，將就這心理上的假定，加以討論，因為這是各派社會主義都含有的。

### 三 集產主義的提議及政策

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一版）所定的社會主義的界說是：「社會主義是一種政策或學說，其目的在用中央民主機關，使財富的分配優於現在這種分配，並附帶的使財富的生產優於現在這種生產。」這界說可適用於集產主義的目的及政策；並且說出了各派社會主義大多數目標，只有一個重要例外。這例外容後討論。本章且討論社會主義者為下列二目的所提出的方案：所謂二目的，就是（1）求得較好的財富分配；（2）求以社會全體規範社會生活。

以下所舉都是最重要的，也是各派社會主義者所承認的。

（1）廢止生產工具私有。為達到這目的計，凡重要工業及公用事業，必置諸公共管轄及公共所有權之下。

（2）經營工業須以應付社會需要為宗旨，不以圖謀個人私利為目的。因此，決定生產之範圍及性質，不由於預計贏虧，而由於考察社會需要。

（3）以社會服務的動機——現在工業資本化了所以這動機不現——代替私自利益的動機。

以上三條雖是各派社會主義者所同意的，而實現的方法，則各派不同，成爲聚訟紛紜之點。本章其餘篇幅，將討論屬於進化派的集產主義者的政策。但我們須謹記，下兩章所討論的各派，對於現在所要討論的提議，無論爲手段爲目的，都不大贊成。

集產社會主義者，對於完成上列三點的社會變遷，主張採用嚴格的憲法方法，主張以國家爲促進變遷的工具；國家追隨輿論的變遷，輿論由社會主義的宣傳造成，由票櫃中表現。他們不主張陡然破壞現行制度，一變而爲社會主義制度。他們深信社會的生物學觀念，視社會爲有機體。只能爲漸進的改革，且每一次改革，必須視當前社會組織的性質而定。以此爲準，自然要就現有的着手，並且要就現存狀況以決定將來前進的方向及其速度。費邊社的人，可說是集產主義者的導師，他們不動聲色的努力使行政機關染上他們的理想；並且督促國家不斷的干涉經濟事情，規定經濟事情。如各業委員會條例 (Trade Board Acts)、衛生及失業保險條例 (Health and Unemployment Acts)、養老金條例 (Old Age Pension Acts)、地方政府權力之擴張及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事項，都是他們這種政策的結果。他們且從事廣大的宣傳，想使輿論趨向社會主義方面。

集產主義不僅視議會政治的國家爲工具，以施行其所期望的漸進改革；即改革完成時，亦希望藉國家以規範他們所主張的社會生活及經濟生活。政府這機器是過渡的橋梁；並且就這機器加以民主的改進，再以一強有力的行政機關運用之，則過渡後也要用他來支配一切。

然則所謂政府是不是指中央政府？所謂國家是不是指現在的國會？集產主義者堅絕的否認這種政府國家觀念。一般人批評集產主義，總以集中過甚爲辭，其實費邊社社會主義老早就是主張擴充地方政府的範圍，增加其活動。

蕭伯訥 (Bernard Shaw) 在一八八九年就說過：「一個民主國家，想變做社會民主國，除非每一個人口集中的中心，有一個地方統治機關，其組織上之澈底民主精神，與中央國會等。」近代英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因受基爾特社會主義及其他各派——後章將說到——的批評的影響，已轉移其方向，漸漸想把從前主張集中於中央行政機關的功能授與地方機關行使。英國工黨在一九一九年發行一小冊子，題名勞工與新社會制度 (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這書可說是進化派社會主義者關於切近的目的的最好最新的說明。在這書中，他們主張歐戰以後對

於一切改造的事情，應與「按照民主精神選舉出來的地方統治機關」以盡量可能的權限，聽其處理，中央政府則指導地方政府；並督促地方政府，使有最小限度的效率。然地方政府，可「自由採用任何方法，使其事業超出中央規定的最小效率之上。」這些事業包含：管理電力，煤氣，自來水，建房築屋；及地方運輸。除此以外，還包含設備教育，衛生，警察，規劃公園，圖書館，設備公共音樂及娛樂；零賣煤炭，及分配地方牛奶等；一切影響公民身體健康及精神福利之事，都要歸地方政府管理及規範。所以就行政上看，攻擊集產主義者所指摘過量集中，實難認為正確。

英國工黨在這小冊子中，所主張的各點，大體上可以為訓；且明白敍出了集產主義運動的方  
向，所懸的目標，及求達目的所取的態度。故擬列舉其最重要的幾點，以作溫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標準說明。

這幾點應該要把他們當做目的去看，又應該要當做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去看；就是說，一方面在現行社會組織中可以採行，他方面又可藉以達到另一較為完美的社會狀況。

英國工黨深信新社會制度之產生不由戰爭，而由友愛；不由單為生計的競爭，而由於生產分

配方面精密壁劃以謀全體——用腦力的及用體力的——福利的合作。在這小冊子裏，他們說明了這種相信後，乃作下列的提議：

- (1) 普遍的實行國民最小限度工資。
- (2) 民主的工業管理。
- (3) 國家財政的澈底改革。
- (4) 用剩餘財富以謀公共福利。

他們認定保證個人所獲工資足供心身道德完全發展的需要，是國家的責任，所以有第一項提議。為達到這目的計，凡以前的工場法案必須聚合擴大；每週工作時間，必減至不過四十八小時；同工同酬的原則，必須採用。

他們又說國家有防止失業的責任，所以主張離校年齡必須增至十六歲；如確是無法得工，工會應支用公款替失業工人充分維持生活，及訓練技術。

第二個提議，將於次章詳細討論。現在不過要知道，這條包括普通社會主義對於鑛山鐵路電

力運河等馬上收歸國有的擬議；並主張逐漸消滅資本家，及以相當賠償取消股份公司；又主張取消營業性質的工業保險公司，及由國家辦理人壽保險事業。

又有對於教育的建議，想使社會中各個人無論其社會階級為何，都有同等機會以發展智識能力，實現心身秉賦。文化與知識，必使之不復爲少數特權階級所專享，而爲各個國民的祖業，無論其家庭的境況如何，都可自由享受。

又講到行政問題。工黨對於官僚政治及過量集中的危險，知之甚明；主張增加地方政府的功能力，及擴大其活動。這點上面已經講過。他們又建議於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設國民議會；而在威士特敏士特設中央議會，以行使聯邦議會的功能。

在這一段，又有關於本廠工人以民主方式管理工業的詳細提議，這是跟着工業國有的主張來的。這段主張，深深的受了向某方發展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關於這種社會主義的發展，常在下章說明。

第三項提議，討論實施上列計劃所需款項之來源。這些經費，當然不能傷及國民最小限度的

生活標準，也不能於中下階級微薄的收入內徵收。他們於是建議急進的修改所得稅及奢侈稅率，務使納稅者真正犧牲約略平等。所得稅率的等級，較諸諸現制，其累進率必大，必使最低的納稅階級每磅只收一辨士，而大資本家則每磅要收十九先令。

又有抽收資本稅的計劃。凡有實在資本，每年收入在一千磅以上者，都要抽稅；希望以稅款收入償清大部份戰時國民公債。

由上兩提議，足見英國工黨承認剩餘價值的學說；因此決意削減私人獲取的剩餘價值，使之幾等於零，用國家種種行動間接將這種價值轉與他的生產者。——這是英國人應用馬克思那玄奧學說的獨出心裁的方法。

第四項提議，不過是把第三項的原則推廣：鑛山的蓋藏；在耕境以上的土地（*land above the margin of cultivation*）的地租；科學發明的物質成績；都視為剩餘價值。這些從前都供逸豫富有階級的奢侈用途。他們很不以為然，乃提議用來謀公共福利。

重大事業國有或市有，其結果可多取私人手中的這種剩餘財富歸入國庫，而暫歸資本家經

營的工業上，則因實施累進率甚高的所得稅，國家亦可取得大部份贏餘，由此所得的財產，即用以設備國民教育，維持較高的國民最小限度工資，供養疾病殘廢，津貼姪婦，獎勵科學研究，及提高一般的國民生活標準。

由後幾個提議看來，他們所假定的政府必染透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實際上，這些提議竟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並且這種目的是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內纔能實現的。

然則這種國家像什麼，其構造如何，其政體如何，章白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同著了一本大不列顛社會主義民主國憲法草案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以作答案。但本書不能對於他兩人的提議有所討論。一因篇幅有限；二因這些提議在中央政府與地方的關係上，及在下章所須討論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在政治上及工業上的權力範圍上，引起許多問題，極難解決。凡欲明瞭英國溫和派社會主義領袖人物所主張的政治制度者，請讀這本淵博的著作。

## 第四章 工團主義及基爾特社會主義

### 緒論

前章引用大英百科全書所載社會主義的界說的時候，曾經提過，除開一個重要的例外未能包括外，這界說已說出今日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目的。本章特敘其例外。讀者應記得，那界說講社會主義是一種學說，其目的在用「中央民主機關」求得較好的財富分配。如果句中「中央民主機關」是指現在的國家，則許多社會主義者就不會承認藉這種中央民主機關能夠求得較好的財富分配，且不承認將來社會主義的國家可以以此為基礎而組織。

二十世紀初葉，一般人對於國家之不滿，日增月盛；對他黑格兒派政治學說——以國家為不可少之真體有玄妙理想的品質，無論在何種社會內，必以國家行使主權的功能——尤覺不滿。與這種觀念相反的學說，把國家當作消費者的一個團體，不過是人們所隸屬的這種團體之一；或把

國家當作一種政治機器，可以撤廢，可以用更適合社會需要的機器代替，而把大公意斥爲無稽之談，或分之爲許多相異的意志，每一種意志，皆須於不同的代表團體中表現。

歐戰期間國家管理工業的經驗，不但未曾移去不滿國家的心理，反而使之增強。並且，照上面所說，就是集產社會主義，也因被仇視集權政府的流行心理所影響，已改正不少。

攻擊集產主義的國家的人有兩派：工團主義者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

工團主義發生較早，其攻擊國家與集產主義之擁護國家恰好旗鼓相當。現擬先討論這派，但不能廢時過久，因爲工團主義所有可貴的學理，已爲基爾特社會主義所吸收。後者的學說，是社會主義各派近代發展中的最堅實，最審慎的思想。

## 一 工團主義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這名稱，可以表示一種社會學說的本體，卽一種社會組織的學說；又可以表示一種動作的計劃，這種計劃是馬克思所謂階級爭鬥的一特殊階級，而以成立一種工團主義的社會組織爲目的。這行動的計劃是直接，暴烈，而很明白的；但他們所希望實現的社會狀況，

則含糊不明。雖然他們曾說出了這社會的大綱，但未見有詳細的說明；就是所說的大綱，也含糊不清。含糊如此，亦有深長的理由，將來討論影響這派領袖人物的特殊哲學時，當能見着。

今先敘工團主義的社會組織學說；次敘其所主張的動作計劃；末敘形成工團主義的哲學。

(A)工團主義的社會學說 工團主義，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學說，認現在的工會組織為將來社會的基礎，及創造這新社會的工具。這主義遵從一般社會主義的見解，認資本為盜賊；承受階級爭鬪的概念，或竟擴大其說，以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內，這種爭鬪是不能少的現象；且提議廢止生產工具私有，而代以社會公有；據此以推，工團主義明明是一種社會主義。

工團主義與集產主義及其產主義相反，與其說是馬克思的信徒，無寧說是蒲魯東的信徒。蒲魯東的聯協共產主義學說(associative communism)，主張一種社會，其中情況，多與無政府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團體的自由組織相似（見第五章「自由社會的組織」項下）。法國的工會主義受了蒲魯東很大的影響，所以成爲一種地方主義(Localist)及反對政府權力的傾向。他們把工會當作將來代替國家的自由團體的模式，就是這種傾向的表示。工團主義爲法國工會主義的

特別支脈，也與其發源的無政府主義未曾絕緣。

工團主義與集產主義主要不同之點，在着重所謂「生產者的統治」，以爲生產價值的工人，自應爲社會的統治者；就是說，生產的工人不僅應該在經濟的或工業的範圍內行使統治權，並且要在政治範圍內行使；再精確一點說，就是不要有政治範圍及其國家機關，而一切政治功能都由根據職業組織的生產者團體行使。在這一點，是工團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不同之處。後者反對國家干涉工業，主張工業範圍完全交生產者統治，與工團主義同趣；但承認政治範圍內須另有公意的代表機關，則與之相左。在這一點，基爾特社會主義實介乎集產主義與工團主義之間。

集產主義視社會僅爲消費者的組合，便引起工團主義的反響，又趨到他一極端，認社會僅爲生產者組合。一個工團主義的領袖柏露梯（Peloutier）說：「革命工作不僅在把人類從一切威力下解放出來，並且要把人類從一切不以生產爲主的制度下解放出來。」

工團主義反對國家，並反對社會的任何國家組織，今簡述之如下：

第一，仇視國家，認之爲資本家及中等階級的機關。國家不僅在今日是資本階級掠奪的工具，

即在將來，仍將如此。爲國服務易使人官僚化，而對於從事實際生產者的期望與需要漠不關心。無論在任何社會制度之下，設使國家仍存，這種惡影響仍不能免。集中的組織，每致整齊劃一，奉行故事，而無想像及創作精神；又易不顧各地的事業及發展。所以就是以開明的國家管理工業，也不能有所進步。對於工業如此，對於他方面也是如此。知道體力工人的需要的，不是中等階級的官吏，而是體力工人自己，所以應當讓他們自己去安排。

不但不信任中等階級的國家，工團主義又不相信中等階級的社會主義。他自命爲工人自己創造的唯一的社會主義，以爲其他中等階級想出的社會主義，總不能脫其本來面目。那些社會主義，無非是想編制工人使合於一部份智識階級所贊許的預定社會制度。所以對於工人的需要，毫未顧及。要這些需要充分滿足，只有靠工人自定的制度。工人的階級自覺，必須保存。爲保存濃厚的階級自覺起見，雖智識階級贊助工人，也不宜聽工人與他們接近，這種接近是可以毒害革命熱忱的。

他們主張生產者統治一切，以爲可以增進工人的自由及工業的效率。工業既爲工會所統治，

於是每個工人便有工業管理的直接發言權，在工作生活中的一切行爲，便能享民治之實，而不像現代政制下數年投票一次的情況一樣。現在這種投票，工人們不過喚去由三四個都不適當的候補人中，選出一個比較適當的，到國會去胡亂代表他們的意見而已。而在工人統治工業之下，工人對於工業的進行，有切身利害關係，必將以工作成績自驕，必能增進出品的數量及質量。

工團主義雖然沒有把理想社會的全部組織詳細說出，然對於國民生活在經濟或工業方面的組織已有各種表示。不過各種的詳細計劃，每隨發生這些計劃的各種不同的運動而變；每一種計劃反映一種運動。這點很宜注意。工團主義的標準學說，本發源於法國；今欲使讀者易於明瞭他們所提議的將來社會組織起見，特專備數節，歷敘法國工會組織的現狀。

使工團主義風靡一時的主要團體，就是法國工聯總會（*French Confédération du Travail*）簡稱 C. G. T.。這會是兩種不同的團體組織的：一爲同業工人所組成的工會，名叫工團（*Syndicat*），總計有七百多個。這些工團在一八八四年即經政府承認合法，至一八九五得始聯合成爲 C. G. T. 爲與工團並行的地方職工會（*Bourses du Travail*）爲業務不同而同居一地

的勞工所組成，其職務原為本地勞工介紹所 (Labour exchange)，又常替勞工爭權利。一八九三年，這種職工會也組成了一個地方職工會聯合會，到了一九〇二年乃與 O. G. F. 聯合。其結果便成立一種組織，在這組織內，每一個地方工團都有兩重資格：一與同一職業的其他地方工團合攏起來代表本業的利益與需要；一與同一地方的其他業務工團合攏起來，代表本地的利益和需要。這種組織，大半是柏露梯的主張，而使之遵照工團主義的政策，也是他的力量。

工團主義所主張的革命成功後的社會組織，明明脫胎於 O. G. F.。在那種組織中，一地方的各工團包羅一切工人，這些工團再組合起來成一個地方職工會；這職工會既為該地職業介紹機關，又為工會活動的中心點，必能關心該地的經濟需要，必能隨時與鄰地的職工會合作，以應付這些需要。換句話說，這職工會一方面要決定本地生產的性質和範圍；他方面又要與他處職工會合作，以決定各地生產的輸入與輸出。

這種極端的地方組織制度，是法國狹隘的工業制度的反映，又是工團主義的標準形式。從前說過，工團主義很受了蒲魯東的影響，所以本地職工會之採為社會組織基礎，也是從蒲魯東的地

方單位制脫胎來的。這種組織於大工業的國家如英之類，自然不大相宜。工團主義者或者見到了這種事實，同時又覺得也有顧及消費者意見的必要（這種必要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甚為注重而他們的學說對於工團主義近來的發展很有影響），所以他們一九一九年在里昂開代表大會的時候，主張大的企業，如土地，水運，鑛山，水力，及信用組織等類，須厲行產業國有政策。且明定「國有」的界說，謂國有的意義，是以國家的財產付託與那有利害關係的雙方——有組織的生產者及消費者。

然而最近雖然有這樣的發展；而以最小的工業單位作社會組織基礎，終是工團主義標準學說的特點。世界產業勞働團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爲美國工團主義團體，其宣言中亦明白表示此點。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同源，卽由這點看出。

(B) 工團主義的方法 工團主義既有仇視國家的偏見，當然不相信政治方法可以實現他們所期望的社會變遷。新由勞工領袖中選出來的議員，一入國會，便逐漸消磨革命的熱忱，而採取中等階級的政策，想遵憲法手續以救濟社會。這種事情，在法國最爲常見。工人有了這種經驗，所以

相信只有自己纔靠得住。工黨議員不是代表他所屬的工會，而是代表選他的選舉區，就因為這種關係，雖欲專為工人計，而勢有所不能。工人如欲支配國家，必直接倚賴工會的力量，而不可間接倚賴國會中的議員。所以工團主義者隨處主張一種經濟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直接行動，他們在必要時，就解釋成一種暴烈行為。

工團主義的出發點是假定經濟勢力為達到目的的鎖鑰。以這種見解為原則，在馬克思學說中亦有有力的根據；而因戰略的關係，他們更重視這見解，他們以為工人所持的政見雖殊，終究有相同的經濟利益；所以現在的工人，雖在政治上難望行動一致，而在經濟上卻有團結的感情；雖不會一致投票，卻可以一致罷工。政黨則是一種不中用的革命武器，分得太散；聚會甚稀；範圍又太大，不能直接表示公共意見。

所以為種種原故，工團主義者便全神貫注在經濟方面，而在這方面的主要武器，就是罷工。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罷工的可能，他們就煽動罷工，或為增加工資而罷工；或為減少工時而罷工；最重要的，便是為擴張工人權力而罷工。罷工不僅本身是很好的事，並且是達到

本身以外其他目的的好手段。罷工本身有好處；因為即或失敗，也可以增加工人的團結感情；給予工人以訓練的機會及自恃的覺悟；同時並緊張了階級的爭鬪；把國民分成兩對抗的階級，一方是有產者，一方是無產者。罷工又是很好的手段，因為可以促進總罷工的實現。

這種以罷工為完成革命的武器的學說，一部份是導源於法國社會主義者蒲蘭奎（Blanc）<sup>(1)</sup>。所謂總罷工，並不一定全體工人一律罷工；也並不希望有很多工人，激於階級覺悟精神，單為消滅資本制度而罷工；只要從事主要工業的工人，有充分的人數罷工，便使資本主義麻木不仁。近代工業漸次複雜，其相互依賴的關係日益密切，恰使這種總罷工更易實現，更加有效；因為只要少數工人罷工，便可使全體工業不能運動。只要有階級覺悟的足額少數工人，可以預備作戰，便宣佈總罷工，奪取生產工具。資本主義，於是告終。

這種性質的總罷工，似乎不合民主精神，因為很可以違反大多數工人的意志。但這並不要緊。他們不承認多數政治的教條，以為這不過是資本階級的迷信。他們又認定，至少在過渡時期內，必須少數掌握權力中樞，以領導其餘工人趨向自救的途徑。

在這一點，工團主義者沒有遵守馬克思的教言，至少也把他的教言另作一新的解釋。馬克思預計資本主義社會在其進化的歷程上，必依常軌而達到一定時期，那時無產階級必起而奪取資本家的所有。他們以為馬克思未免太樂觀，雇主決不會如馬克思所期那樣預備為階級爭鬪，必與工人磋商，妥協，且千方百計去掩蓋雇主雇工的差別，使工人的革命銳氣消磨罄盡。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應盡心竭力實行永遠進攻的政策。

總罷工是最有力量的武器；除此以外，又有種種「怠工」(sabotage)：如不盡力工作；如故意毀壞機件；如破壞已成的工作；如呆板的服從一切規則，使工作不易進行。又有排貨政策仿單政策，——以仿單歷敍這工作是在工會所定的條件下做的。又有「卡康尼」(Car-Comity)政策，——故意小心謹慎的做工，以至每天的工作量極少。

雖然有幾個工團主義領袖，對於某幾種怠工及「卡康尼」以為有傷道德，極不贊成，而所有的方法，一般都認為可以採用。因為一方面有訓練的實效，他力而又可以促進總罷工。

(C) 索賴 (Solid) 的哲學 以上所說的總罷工的意義，自然是模糊含混；但這種含混并不

是偶然的，正與他們不肯把繼承現今社會的社會狀態確切說出一樣的不是無意義。他們之所以如此含糊其辭，或者多少受了法國學者索賴的影響。索賴的著作，是政治學與哲學的一種奇異混成品，也是以普通玄學原理加諸社會問題的一種希奇的應用。他不過剽竊柏格森(Bergson)的直覺說，以辯護工團主義的行動；其實柏格森一定不會贊成這種行動，而普通工人也沒有幾個會懂得這柏格森的直覺說(theory of intuition)。

柏格森的學說，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及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風行法國。他以爲一切行爲的目的，不是理智把我們的，而是直覺把我們的。理智指示我們如何做我們所要做的事；而我們要做什麼事，卻不是由理智決定的。直覺決定我們所想達到的目的；不但如此，凡宇宙間事物物的性質與意義，我們所能懂得的，都由直覺領會。但是直覺所給我們的見解雖然非常明瞭，而對於沒有這種見解的人，卻不能設具體的，有理的說給他聽。這是純粹的私人的東西，其無道理竟像西班牙宗教審判廳的判決書一樣，然卻有宗教信仰那種魔力，可以驅使有這種見解的人去做。

直覺說本在說明人類心理對於玄學道理的領悟，索賴乃用來辯護不能說明目的的總罷工。

他以爲工人不必詳細告以總罷工的目的，也不必告以由此將發生一種甚麼社會。他們要了解爲他們活動目的的社會狀況，須由他們自己的直覺；就是說，那種社會不必用理論的介紹，也不必成爲一種理智的信念。總罷工之於工人，應該是一種神祕意境。所謂神祕意境，就是使人充滿熱忱的觀念。譬如耶穌復活的渴望，使早年耶穌教徒充滿了興奮。想去理解這種神祕意境，必致錯誤；推測總罷工的目的與價值。「一切政治家社會學家或自稱政治學者所通行的方法，是用不着的。」

這學說的一個好處，就是使那觀念不受攻擊。索賴深信罷工不可以批評，甚至不可討論。爲對付政治的辯難，自然沒有較此更好的武器了。總罷工如此，其他較小的罷工，不過略有程度上的差別。因爲罷工的發動是由於深藏的直覺的動機，所以「他們——指零碎的罷工——使無產者發生最高貴，最深沉，最靈活的情感；而總罷工乃把這些情感集合起來，使之互相調協補助。經此一集合，各種情感便達到極大強度……於是便發生不能以言語形容的社會主義直覺——忽然整個的發生這種直覺。」

我們切不可把這種說法對於工團主義運動的影響太看重了。——這點很要緊，因爲許多學

者都看得太重。普通工人不是柏格森派，也沒有聽見過什麼「直覺」就是領袖當中，究竟誰會受了索賴的影響沒有，也是疑問，工團主義者的運動起在前，索賴這不請自來的辯護者來在後。並且在有些地方，工團主義還發生了一種偏見，與索賴的主見相反。例如索賴及一般理論者憎惡「怠工」以爲工人不配革命。然而有了索賴的教言，工團主義所主張的無目的的總「爆發」政策，纔有了似是而非的根據；否則這種爆發，不過是一種沒有忍耐的行動而已。這種根據，恰與工團主義毫不忍耐的性氣相合得很。索賴的重要議論，就是：除了實際罷工外，沒有想出別的事，也用不着去想別的事；又說破壞政策，并不一定是絕望的政策，工團主義自然馬上接受了這種輕鬆的理論。

緊接歐戰的前幾年，工團主義的宣傳在法美兩國，很占優勢。但是我們要謹記兩件事：一、歐戰以後，他們比較的沒有進步；二、在英國自來沒有多人附和。在生性妥協的英國人中，這種學說自然太玄妙，太極端，太嚴整，不會受人歡迎。而基爾特社會主義，熔國家社會主義及工團主義於一爐，所以在英國所收的信徒，比工團主義爲多，或永遠多下去，也很可能。以下就討論這派社會主義的學理。

## 二 基爾特社會主義

爲便利起見，將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分爲三部討論；第一，考察他的先趨，次則敘述其基本原則及其目的，最後則簡略的研究他們爲達到目的所主張的方法。

### A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先趨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歷史，只能簡單敘述。這學說本來是英國人的學說，及至一九〇六年潘梯 (Penty) 的基爾特制度之復興 (The Restoration of Guild System) 一書出版，乃是這學說最初引人注意的時候。在這本書中，潘梯主張恢復中古時代產業自治的原則；手工工人隸屬於自主的基爾特，擁有自己作工的工具，決定自己生產的數量與性質。這種主張，一部份以感情爲主，一部份以審美觀念爲主，而全部都是由於仇視現代大宗生產與大宗貿易的心理所激起。因此，他以獨立手工工人爲基礎去組織工業制度的提議，不是今日可以應用的政策。其實他也不見得想把這提議實施。潘梯的著作，可代表空想基爾特社會主義，正像摩爾 (Thomas More) 代表空想社會主義一樣。

這種主義到了一九〇九年，乃有比較可以實用的規模。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二年間，是英國勞動界大不安靜的時候，各業工會，大肆活動。霍勃生（Hobson）及阿拉濟（Orage）於是在新時代（New Age）上，發表他們的主張；主張爲適應現代情況計，基爾特思想應以現行工會組織爲基礎，凡與某工業有關係的工人，集合於一工業基爾特組織之下。實行產業自治；而以現在的工會，爲將來這種基爾特組織的幼芽。至一九一二年，基爾特思想，始在英國勞工運動中，成一固定的勢力。自此以後，在勞動運動中各種組織所發表敘述目的與需要的文字上，常可見到他的影響，尤其是在鑛產國有及其辦理的計劃中，最爲顯然。這計劃於一九一九年提出於煤鑛工業委員會，其中包含許多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色。

國民基爾特協會（National Guild League）於一九一五年即已成立，其目的在宣傳基爾特思想於勞工運動中。雖大多數工人，仍未受多大影響，但今日許多勞工領袖，尤其是青年的勞工領袖，已多少變做了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信徒。

然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最好的定義，可說是在勞動運動中活動的一小部份理論家，其目

的只在使勞工運動中有勢力的人與他們一致，通常並不直接向羣衆請求擁護。

B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原理及其目的

國民基爾特協會的目的，據說是在「廢止工資制度；由工人實行產業自治，用國民基爾特的民主組織，與社會中其他功能組織相輔而行。」他們發表這目的所根據的原則，可歸納爲三條，第二條與第三條，都是第一條的特殊應用。三條原則如下：

1. 功能民治制度的原則。
2. 各工業應由從事這工業的體力工人及腦力工人共同管理。
3. 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力及責任，應與他在服務社會時所盡的功能相關連，並且與之成正比例。

(1) 功能民治制度的原則，在政治學理上，頗有權威，值得詳細研究。這原則是柯爾(Cole)所精心結構，用來解決工業組織問題及政治組織問題的。柯爾所著關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書極多。他這原則，一般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工業方面已經採用，卻未用之於政治與行政方面。其說如下：

無論何人，欲代表他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自來所有的代表制度，都是代表失實的。但是，一個人雖不能代表旁人，卻可以代表旁人的共同目的。譬如X，A，B，C都是足球隊員，X就可以代表A，B，C做足球隊員時的共同志趣。Y，A，D，E，都是建築工人，Y就可以代表A，D，E，做建築工人時的共同志趣。Z，A，F，G，都是長老會教徒，Z就可以代表A，F，G，做長老會教徒時的共同志趣。但X，Y，Z合攏來，或分開來，都不能代表A的一切志趣，換句話說都不能代表A的本人。因此，任何代表制度，要真能代表，必須是功能代表制度。任何真正民治機關，就是說真能表示選舉他們的人的意志的機關，必須與各個人所盡的功能相關聯，所以一種民治的社會，就是功能代表團體的網狀聯合，各功能代表團體，代表其分子的共同志趣或目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照這學理所建造的功能民治制度，應該要包含那種團體。第一，同為一國民，就有了政治上各樣的共同目的，這就是政治學說以前專門討論的政治目的，就是租稅，法律，防禦外侮，維持相當教育標準。這是與某地理區域內一切居民都有影響的國家事務，居民於對這些事務的意志，最好以與國會相似的國家團體去代表。此外還有煤氣，及自來水，保安警察，地方娛樂，

最小限度的衛生、種種設備。凡此種種，與住在某地方內的居民都有關係，所以代表本地人對於這些事務的意見，最好用一個與現在地方議會相似的地方團體。

再就是生產。關於生產的，有一些特別問題，須有一種新的代表方式。工人地位、工場情況、工時、工資、出品數量，這些問題，固然可以依照工廠中爲此等事務選出來的委員會所代表的公意解決。但出產品之性質與範圍，及出產品之價格，均與消費者密切相關，因此必須有消費者代表團。與生產者的團體共同磋商。這代表團的任務，就是與生產者委員會共同決定價格問題。宗教又是另一範圍，在這裏面個人之表示意志，又與其他方面不同。

據此看來，功能民治原則與集權的總攬一切的國家，相反殊甚。這原則主張把權力與功能交與許多相異的團體，希望在這些團體中能夠表現近代複雜社會內人類的各種不同目的。

這種原則如果可用，就應該用於全部政治組織；今竟在工業方面先行採用，這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基爾特社會主義之把他用在工業方面，也有兩層理由：第一，他們遵守馬克思的意見，以爲經濟權力超越政治權力，非在經濟範圍內先有民主制度，政治範圍決不能有民主制度，如果把工

業照民治原則組織好了，民治的社會組織自然會跟着而來。第二，近代工業情形如此混亂，如不先把他們重新作有條理的組織，社會生活中任何一部份，總不會健全的。他們說，資本主義的動機與方法在工業中已經明明到了末路，工人漸漸不能維持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標準，遲早總有一天，資本主義消滅，而有他種工業制度起而代之。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把這原則用在工業方面，也並不是說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不能實行。但不如此，他們也主張這種原則要推行於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且提議在工業方面實施後推行。(2)(3)兩項。這原則實施於工業方面是用下列的方式：主要的工業及公利事業收歸國有——這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集產主義相同處——國有雖是很好，但單只工業國有，不能認為解決了工業問題。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痛陳官場的壞處，他們說公務機關的雇員，如倫敦市政府及中央各部的雇員，其所得的工資與所享的待遇，並不比私有公司所雇的工人為優。所以專門行政機關，即使可以以把公有工業管理得很有效率，但對於工人的需要，總不會關心，也不會接受下面的條陳。所以要

想工業成爲真正民主式的，應該從下層組織起，工頭和經理應由工人選舉，並對工人負責，然後本廠的工業管理，纔真正落在有組織的工人手中。這種工業管理，應以基爾特行之。

這種基爾特，模仿現行工會。而有兩個重要不同之點。第一，凡一工業內的基爾特，包括那工業內的一切工人；腦力工人，體力工人，上自經理，下至使喚的僕役。二，基爾特的主要功能，不在保護他的分子的利益，而在共同辦理這工業。

從上面所說的在組織上及目的上的異點看來，基爾特的實際作用，與工會的實際作用，有兩點不同：

(a) 工會在保護他的會員免受資本家的壓迫，所以自來就差不多專門注意增加工資，及減少時間。

(b) 因爲工業還在雇主手中，所以工會對於工業的控制，盡是消極的。他只說「這件事不要做，」不說「這件事要做；」只說「這件事不能這樣做，」不說「這件事要照這樣做。」所以每每使人誤會，以爲工會本來是破壞的，防礙工業效率的。

所以有這些異點的原故，就是因爲工會是在互相仇視的社會內爲爭鬥目的而組織的，基爾特乃是假定在互相友愛的社會內爲和平目的而組織的。如果一個工會是爲和平及生產而組織，不是爲戰爭，爲自衛；又真正能包括那工業內的一切工人，及完全管理生產事務——就是說一個基爾特——他不但可以維持資本制度下的生產標準，並且可以使之增加，使之進步。因爲他是代表生產工人公意，直接爲社會而工作。並且他一定願意這樣去做，因爲一定激動了社會服務動機。——現行工業制度下泯滅不見的動機。

基爾特一定會爲社會盡力。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常被人攻擊說一種基爾特既壟斷一種工業的生產，難免不爲本身利益掠奪公衆的時候，他們只拿這點來應付。究竟是否如是，只有事實纔可以證明。爲社會服務的動機或者實際上敵不了利己私心；人們對於一切事情，或者都是先爲己而後爲公。如果如此，則基爾特社會主義就不能維持，必成爲一個陵奪攘取的基爾特無政府狀態；各基爾特壟斷生產。比資本家更乾淨，剝削社會的機會，比資本家更多。但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如因這心理問題而說不通，其他各派社會主義，何嘗不是一樣；因爲如果不能使人先爲公利而後爲私利

(同時有益於社會及本身的事自是例外)則人類社會的可能基礎,只有現在這惟利是圖競爭無已的基礎了。這是最後的心理問題,我們對於任何社會主義的態度,將要看這問題的答案而定。本書另一章內,將簡略的討論討論。

但是,我們要知道,基爾特社會主義雖承認他們的計劃之可以實施,是根據那種人性觀念,但為防止基爾特權高其生產品的價格起見,也預備了種種牽制。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只要求生產者管理工業的實際進行,他們以為一種工業的進行,一方面須由懂得技術及商情的專家控制,一方面須由製造貨物的工人控制。這並不是要求工人控制一切經濟的過程,從生產之初一直到消費為止;只要求控制實際製造及分配的過程。到了決定價值及分配餘貨時,消費者就有利害關係,於是按照功能民治的原則,就要徵求消費者的意見,就要有消費者代表團,與生產者的基爾特共同決定價格,及餘貨的分配。

柯爾先生主張消費者應有三種團體,與三種基爾特協同解決這類的問題。第一,鑛山,鐵路,煤鑛,航業等大工業應歸國有;由國家任命幾個國民團體來代表公意,與該業務內工人所組織的基

爾特協商。第二，公利事業，如煤氣、電力、自來水、地方運輸等，不歸國有而歸市有；在本區域內的消費者，可組織與地方議會相似的機關為代表，與這些業務的基爾特協商。第三，還有很多製造家庭消費品的小工業，與私人資本的零賣商店；依柯爾所見，這類的小工業、小商店，不會有國有或市有的時候，應歸合作社；而由國家及各區域所舉出來的合作社員團體，就是最好的消費者代表團。應由這種團體，與從事這種業務的工人，共同協定價格，及處置分配問題。

用這種及他種類似的方法，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想替消費者——有各種消費者代表團為代表——找一個堅強的保障，以免為管理生產及規劃生產情況的工人所掠奪。此外又用徵稅的方法，以滅殺基爾特的兇焰，使不能以社會為犧牲而謀高利。以累進率很高的稅加諸工業本身，使基爾特完納，當能使各基爾特的贏餘，不至相差過遠。

然則在這種計劃之下國家的功能是什麼？地位怎樣？上面曾經講到，大工業的國有，及鞏固國防，徵收租稅，維持法律及治安等等，都是代表國內全體公民的國家機關分內的事情。但沒有講到那機關的性質，及與現行國會同異。關於這點，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沒有一致的意見。有許多不主張

把將來基爾特社會的政治組織，須先死死規定。所以國民基爾特協會說：「在時機成熟之前，無論那國的確切組織，總不能預先決定。」但是，從大體上看，這協會頗仇視國家，相信馬克思的主張，以為現在的國家是「為資本階級管理一切事務的執行委員會。」這種仇視國家不願以之為社會中主權總庫的觀念，即至基爾特社會完成後，仍將繼續存在。所以他們有一種傾向，想把國家降為一消費者的大團體，以由國民選舉出來的幾個機關為代表，去與大基爾特協商種種問題。

然而又有些人主張在基爾特社會制度下，仍有幾種功能，必須由一個與現今國家相似的機關方能擔負。照第三章（參看個人主義之反動項下費邊社對於國家的觀念）所講的看來，這說未嘗不是。

### C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方法

現在結束本章，我們要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用以實現其理想社會的方法，略略敘述。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自跨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最為可用。雖然大家曉得，要把國家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似乎不能不經幾個暴烈步驟；但在理論上，也不能說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定

不能完全由進化的過程而建設。以現行工會為基礎，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想架一座通過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橋樑。於是工會便成了鎖鑰。這鎖鑰的用法有二：一，以今日的工會變成將來的基爾特；二，用工會為完成改革的工具。

從前說過，在組織上，工會與基爾特並沒有重要的不同。不過工會必須修改兩點，纔得盡基爾特的功能。第一，每一工會應包括某工業所有一切工人；第二，關於那工業的進行，應參加管理。基爾特社會主義之宣傳，大概就是想使工會的組織和功能有以上二點的修正。第一，他們主張工會要大而少，要從橫的組織改為直的組織。直的組織，可以把某工業的一切工人，從經理起至小使止，包括罄淨。橫的組織，只包括某段工作的工人，或某幾段工作的工人。有時或者不同的工業中，同有某幾段工作。這種橫的工會——或稱手工行會今日甚多——當然比整個大工業的工會，較為狹狹，較為零碎。

第二，近幾年來，工會漸漸想干與工廠內的經營管理及訓練，是受了基爾特社會主義宣傳的影響。激烈一點的工會，已取了一種「漸進統治」政策（Policy of “engroaching control”）想

不推翻資本家，而儘量把工廠的統治權奪歸工人。這政策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要求工廠內的工頭和監工歸全體工人選舉；並要求凡被工人反對的工頭，應即開除。工業從下層組織起，本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之一，現在工人選舉工頭之事，雖不多見，但是這種取得權利的事情，他們卻視爲達到工人管理工廠的一個重要步驟。

第二個特點，就是「團體訂約」(collective contract)。在歐戰時候，曾經有一兩個工會，與雇主訂立了一種契約，契約中不僅決定出品的品質及數量，並特別規定工作的期限，及工場工廠應付的工資。在這種契約之下，工會保證約定的出品，佈置監察工人；掌握工頭任免；並領取全部工資，轉交該工廠或工場的委員會分發。

「團體訂約」的政策，至今無甚進步；但是，工人正在進行要把雇主資本家取而代之的時候，能使雇主承認締結這種契約，不問契約是否全部接受或加修正，總算得了可貴的管理經驗。

## 第五章 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 緒論

把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合併一章討論，先應有所說明。共產主義自稱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而巴枯寧所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者，有許多重要理論，與馬克思的信徒，互相攻訐。這些不同的意見，當一八六九年第一國際在波盧（Basel）開第四次大會時，就要決裂；至一八七二年，巴枯寧及其黨徒，乃被逐出第一國際之外。兩派齟齬之點，是在國家功能問題。當時英德兩國的馬克思徒黨，相信社會革命告成之後，仍須有一種國家組織；而意法兩國的會員，因不信任代議政治的原故，絕對厭惡國家。無政府主義者被逐後，自行組織一同盟會，與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國際，完全分離。

然而從前雖有這些差異，近來兩派的發展，又漸漸使他們發生密切的關係。受了蘇俄鮑爾希

維克派的影響的共產主義，已成了一種專門講方法的哲學，一種只講究要如何由資本主義社會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學理。而無政府主義，則講究一些這變遷完成後所應採用的原則。無政府主義專討論他們所希望建設的社會及生活方式；共產主義則專討論如何實現那社會及生活方式。前者所講的是目的，後者所講的是手段。大多數共產主義者，現在都接受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理想；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也承認共產主義所講的方法，是實現那理想的最好方法。無政府主義最著名的學者克魯泡特金，一般人都稱之為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先覺，近代共產主義的理論，就恰好與他所想像的最後社會狀態——不是那社會演進中任何一階段——相合。

所以同在一章討論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乃是將兩個半個合成全個。上段講共產主義，就是講實現某種社會所用的方法的理論。下段就講那種社會的理論，就是講無政府主義。

### 一 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有很多不同的意義；有時表示一種社會學說，在那社會中財產共有，譬如早日基督教徒的社會學說，就是這類；有時用起來與社會主義沒有分別；有時又用來表示一種制度，在那種

制度之下，衣食醫藥及其他必需品，按照各人的需要，自由取用。但是本章只討論一八四七年馬克思與恩格斯聯合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指的共產主義的特殊意義。因為只有這種意義，纔能夠表示一種特別政治學說，與其他各派社會主義不同。

這種意義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注重方法的學說，想找出一些原則，以完成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其主要理論有二：一，階級爭鬪；二，無產階級以革命——暴力——手段奪取政權。

#### A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學說的要點，在第三章已略略說過，現在仍須重敘，且要把從前所講的加以擴充，纔能得到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

馬克思以為資本主義的時代總有一天完結，因為資本主義的本性中固有許多矛盾。第一個最重要的矛盾是：資本家因為要榨取他所賴以生存的剩餘價值，不能不造就那些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並且使他們集中組織，以至能戰勝產生他們的資本主義。第二個：在生產不斷增加的時期中，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財產；資本主義支持好久，這些人一定有好久是這樣；因為無產者沒有充

分的大購買力去購買那些工廠空前的大量生產品，工廠的出產與國內消費就漸漸不能平衡。資本家於是不得不向國外找市場，同時並聯合起來成爲空前的大托拉斯；托拉斯漸漸消滅小資本家，終至壟斷某種貨物的生產。生產既不斷的增加，海外市場的競爭也日益劇烈，於是爭奪未開發的領土，於是到了帝國主義時期，發生世界大戰，資本主義遂登峯造極。

共產主義者，以爲近年來的事實，就是馬克思精確預言的最好證明。他們對於這些事實的解釋如下：歐戰的原因是經濟的。生產的勢力已超出了現代社會組織的範圍。貨物的生產率太快，社會已不能控制他們的用途；因此在這無產工人的世界上，發生了有錢人的誇大狂，及日趨劇烈的市場爭奪，於是發生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譬如列寧解釋帝國主義，就是說「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時期，那時獨占事業及金融資本得了不可嚮邇的勢力，資本的輸出已占重要地位，國際托拉斯已着手瓜分世界，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全球領土瓜分清楚了。」在這時期，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起始覆滅他的本身；資本主義產生的無產階級，就是毀滅資本主義的勢力。無產階級的數目日漸增多；他們的要求日漸強硬，到了最後，非完全陵奪資本家的所有，非把自來歸私人

所有的財產奪歸社會共有，非把國家統治權讓渡與些勇往直前的工人，決不滿足。

無產階級的興起，歷史上並不是無先例的。自來一種階級在社會占了勢力，以後總是被在他那優越勢力下培養出來的階級推翻壓倒。譬如封建制度產生了中等階級，後因工業澎漲，商務廣盛，中等階級遂起而推翻封建制度。不過歷史上雖有這種先例，無產階級的興起卻有一點是獨一無二的。從前革命的結果，不過是一個階級壓服了他一個階級；一組少數篡奪了他一組少數的政權。而勞工階級之勝利，卻帶着全體人類的解放。革命雖起於階級基本，而成功後的社會狀態是要廢止階級的。所以共產主義說，他們的爭鬪表面上雖為一無產的階級而戰，實際上乃是為全體人類而戰。他們有了這種信念，再夾着急公好義的濃厚感情，就發生犧牲自身專心致志的毅力，及那玄渺乾枯的計畫。

人類的解放，階級的廢止，雖是共產主義者最後的目的，但他們以為非經過多年不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可為這理想的境地打開一條路，但是不能一下就使之實現。革命的進展必須經過兩個不同的時期，這是馬克思說過的觀念，共產主義者遵守了。所謂兩時期是：（一）革命的或

過渡的時期。在這期中，勞働階級統治國家；（二）共產的或無階級的時期。在這時期內，所謂權能總庫的國家完全消滅。爲便利計，特將這兩期分敘如下：

（1）革命時期 共產主義者最不贊成第三章集產主義的學說，以爲國家組織如不大加改換，則社會的結構不能根本改革。往事的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會的經驗，使他們覺得：勞工階級不能簡單的把資本社會的國家機器奪取過來，用以謀他們自己的利益。現今國家機器不能爲革命之用；其官吏不可信；其法度無效率；而國家的本性，也不是只換一個主人就可變更。因此，在資本家握有生產工具的時代，工黨雖得到政權，還是很少價值，或竟沒有價值。資本家因爲握有生產工具，就可以保證工黨優勢下的國會一定不能制定影響他們工業勢力的法律；即使制定了一些法律，想奪取資本家的所有，移交社會，資本家仍就會侵犯這些法律，到了最後，或竟爲保衛權利起而戰爭。英國工黨勢力雖增，然仍沒有使資本家的優越地位有所影響，就是一例。

所以他們堅持廢棄憲法方法；更換現有的國家機械；宣佈無產階級革命手段的專政。並且毫不遲疑的主張推翻資本階級的爭鬪不嫌殘暴刻毒；勞工方面，不但要以武裝的暴行，完全奪取資

本家所有；並且要以這種暴行去防止及壓服力圖恢復的反革命勢力。所以恩格斯說：「革命成功的黨，不得不以武力造成反對者的恐怖，藉以維持其統治權。如果巴黎公會不是以武裝民衆的勢力爲後盾，去抵抗中等階級，怎能支持到二十四小時以上。」

資本階級有種種長處：他們受過高等教育，高等訓練；又有軍事學識；他們有戰用的物品；又有練兵的金錢；即或被陡然爆發的革命黨所推翻，仍舊不會不利用他們的長處以謀恢復的。

列寧說：「在任何劇烈的革命時，那被推翻而依舊擁有各種長處的掠奪階級，總要頑強的不顧死活作長期抵抗。掠奪階級絕對不會不利用這些長處作殊死戰，而甘心降服於這被掠奪的多數人。」所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自成一整個的歷史時期。」

在這過渡時期中，列寧所說的「準國家」必須產生，以代替現今中等階級治下的國家。這新國家必須是一種階級的機關，代表勞工階級。馬克思說：「工人爲打破中等階級的頑強抵抗起見，特授國家以一個革命的及臨時的體制。」在這時期內，國家行使強迫威權；是高壓的，專制的，而非完全民治的國家。國家只代表一黨，——無產階級——並且絕對的爲這黨利用，以壓服中等階級。

恩格斯說：「既然國家不過是在革命過程內用來壓服反動者的臨時機關，當然說不到一個自由的民治的國家。無產階級需用國家，並不是爲自由，乃是爲壓服反動者；到了可以談自由的時候，這樣的國家即刻消滅。」

他們發爲前面的議論，乃是因爲共產主義運動究竟那點是民治的或非民治的很易引起爭論（詳見後）。現在我們只要知道，在過渡時期內，普通所謂平民政治，他們認爲不能用，並且也不宜用。

（2）革命後的時期 國家漸漸壓服中等階級，也漸漸走向他自己的墳墓。中等階級一經壓服，國家便成爲贅疣。因爲他是一種以階級爲基本的機關，其所以組織原在增進這階級的利益，所以只要壓平了階級的區別，就沒有存在的理由。於是國家將「無疾而終」——列寧的話——將把他的地位讓與那些爲公共事業而組織的自願團體的自由社會。自由社會之來，就是革命時期的告終。這種自由社會，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所追求的絕對自由狀態，就是本章下半段所要詳細敘說的。

## B 共產主義學說最近的發展

前面已把馬克思學說中爲近代共產主義者所注重而發揮的一些概念，簡單說了。馬克思的著作，本可作各種不同的解釋，由於這些解釋，可創立各種不同的方法哲學，在第三章追溯集產主義的起源時，已經說過。最近的事實，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那事實，不僅使共產主義在實行上占重要地位，即於理論上，也自然引出許多新的發展來。這種發展，與馬克思的學說不相違背，不過犧牲其他許多觀念，而專着重某幾種觀念。蘇俄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時形發展而未失其實質。這種畸形發展的結果，最近共產主義對於民主政治的問題，乃比之從前較爲注意。列寧的許多著作，尤其是對考茨基的有名的答覆，也專討論共產主義在那方面是民治的，及其民治的程度怎樣。

要了解這問題何以現在被人重視，我們不能不追溯前半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第二國際成立於一八八九年，是純粹以馬克思主義者爲基本的；但其激烈性比其他崇奉馬克思學說的團體爲少；而其組織則較爲精密。所以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與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勞工組織的

數目及勢力大有增加。

然而組織雖增加，而革命精神卻減少。這時期是一和平時期，是工業大發展的時期，是比較繁富的時期。工人不很費力而得到了資本家許多讓與，於是覺得馬克思的預言似乎徒抱悲觀，於是大家希望可以運用勞工階級的選舉勢力以實現社會主義；以為這雖是遲緩的，卻是平穩的方法。誰知這些希望終成泡影。

歐戰以前，本就有工團主義者，將馬克思的原理加以激烈的解釋，從事革命運動。歐戰一起，革命的國際的社會主義，又乘機活躍，勢力日漸增加。此次戰爭對於他們有很多的影響；而最重要的，就是把革命派社會主義與進化派社會主義劃分清楚。經此劃分，兩派或者將來永遠不會共同合作而為一致的運動，也未可知。因為這戰爭使人不得不就「忠於國家」與「忠於階級」之間任擇其一；而一經擇定後，一切事實的推移又使他們不能反悔。

願效忠於國家的人，與政府發生最大可能的關係，而這政府就是社會主義教他們不要信任的。並且，這些人自負一種艱鉅的責任，去激厲工人入伍從軍，以殺敵國的工人，而敵國工人又是他

們的國際教他們要視若手足的。更有些社會主義者，竟在中等階級的政府中做起官來。

願效忠於階級的人，也因事實的壓迫，不得不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不願捍衛那自稱被侵略的國家，因此或被凌辱或被監禁；於是而他們的態度，乃更進而完全否認國家。

在戰爭時拒絕捍衛國家的理由，自然只有不承認國家的權力，或把旁的團體的權力看得比國家權力爲重。革命派社會主義者，就是採這種路線。他們認定此回戰爭，正是實現馬克思的預言；於是盡力於革命的勞工運動，不分國界，而集合於第三國際之下。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成立於莫斯科，係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勝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組織的。當時議決案件甚多。其重要案件之一，即發表宣言，重敘革命派共產主義原理所含的要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所宣佈的一樣；不過對於武裝共產主義與通常平民政治的概念必須區別之點，格外着重，這是新宣言中的特點。

共產主義與平民政治 討論這問題，應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過渡時代的革命國家，及將來替代這國家的社會制度，三者的區別，謹記心頭。共產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態度，與其說是因爲不信任平民政治，或不滿意多數政治，不如說是深信在現今情況下，平民政治不是真的，且不能成

爲真的。大多數人都是無產者的時候，談不到個人自由與個人自己決定自己所處的社會的情況的能力。個人所有的只是勞力，除了把勞力賣與多出點價錢的主顧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他自然不能控制所希冀的生活方式，自然沒有自由。至於政府的組織，則無論形式上怎樣合乎民治精神，實際上社會裏權力的總庫，總不在政府，而在握有生產工具得着經濟勢力的人。

現在工人受了一點一知半解的教育，——與資本家所受的差得遠——這只把事情弄得更糟。有了半開化的無產階級，更使掠奪者加諸他們鏢鏘能殼格外堅固。掠奪者握着教育，新聞，傳道等機關，就利用這些機關去渲染工人的心志。工人們因爲有一知半解的知識，現在就容易受資本家的麻醉。所以當宣傳機關全在資本家手中的時候，希望得着工人的全體歸向，是不可能的事。這種情形必繼續下去，一直到一個與俄國內亂時相似的境地爲止。到了那時，有階級覺悟的小數人行動，纔可以得到大多數的擁護。共產主義就是想在這種境地終結資本主義的時期，他們以爲那時期中，中等階級的平民政治——就是說，爲利於中等階級的意見所左右的平民政治——一定不能把那階級壓服下去。

至於勞工專政的過渡時期，其情況與此略有不同。這種時期，一方面是民治的，因為工人要他繼續好久，纔繼續好久；但並不是像人民全體同意那樣純粹民治的。在勞働階級治下的平民政治，資本家所能表示的真意，只能像在現今資本家治下的平民政治勞工所能表示的真意一樣。

然則平民政治在革命時期以前未能實行。在革命時期當中，不宜實行。共產主義者之反抗資本家，不靠大眾的公意，而靠少數人的決心與毅力。這在許多人看來，似乎閤淡而可悲觀；但共產主義者與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深信與資本家之戰不可避免，並且是很劇烈而很長久的戰爭。他們不承認他們的政策是絕望的政策，反而說只有革命的社會主義是這破產世界的唯一希望。如不毀滅資本主義，即無以保障文明，將見戰爭之後，繼以戰爭；凶年之後，繼以瘟疫；直到社會受着資本主義無限制勢力的摧殘沉淪至無可破壞之地位為止。每一次戰爭，把和平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所獲的些須成績，毀滅罄盡；而無恥的精赤的反動勢力，便取他們而代之。現在資本主義已盡完了對於社會進化的功能，如想使現在的世界免除資本主義文化所生的災害，祇有靠一個意志堅強的革命黨，有推翻資本主義的知識，只待時機一來，便決心推翻資本主義。

## 二 無政府主義

在勞工專政已經盡了使命以後，國家機械即須廢棄，這是列寧的意見，也是多數共產主義者所贊同的意見。

以勞工勢力為基本的「準國家」將無疾而終，將讓位於所謂社會的「自由組織」。無政府主義就是鼓吹這種「自由組織」。無政府主義的主要人物克魯泡特金講無政府主義是「在沒有政府的社會中的生活及行爲之原理。——這種社會內的和諧，不由於法律的遵守，不由於權力的服從，乃由於各團體的自由協定。這些團體或以地域為根據，或以職業為根據，都是為生產與消費及滿足文明人類無限需要與期望而組織的。」

至於這種社會狀況怎樣實現，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意見。克魯泡特金固曾力爭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觀念不是不切實用的烏託邦，而是由分析社會內現有的及正在發展的趨向而得來的觀念，現在機械的應用日益增加；生活必需品之供給日益簡易；非由政治目的而結合的自願團體日益增加；這些趨向；克魯泡特金都拿來作其理論的根據。然而他所陳的事實雖非虛構，而這些事實是

否都趨向他所假定的方向，實不可必。換句話說，社會自然進化是否循無政府的路線進展，而不經過革命的危機，實屬疑問。所能確實肯定的，只是反對威力及降低國家功能已有明顯趨勢而已。這種趨勢，與無政府主義的特點地方主義相合，而與馬克思派共產主義集中傾向相反。

本章專討論無政府主義之理想，不問這理想如何實現；因為對於實現的方法問題，共產主義就是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所贊許的答案。

無政府主義者力爭：個人只有在無政府的社會內纔能發展他的本性，實現一切秉賦。這種個性的完全發展，須先擺脫一切外來的束縛；沒有外來的束縛，個人纔能真正自由。然則所謂束縛是什麼？答案是：「一切權力。」我們試列舉無政府主義所要使個人擺脫的各種權力，及其所以要擺脫的理由，這主義的底蘊即可看見。

無政府主義者想使個人擺脫的一切權力，可歸納起來成爲三項：

(1) 從資本主義的權力下解放生產者。

(2) 從國家權力下解放公民。

(3) 從宗教道德——由假設的、玄渺的、上帝所發生的宗教道德——的權力下解放個人。

以上第三項，惹起許多倫理問題，不在本書範圍之內。第一項係從道德經濟二方面攻擊資本主義，亦所夙諗，不必再說。現在只敘述第二項。只有這項纔真正是無政府主義的特點。

政府是必要的麼？在經濟方面，無政府主義自己說是奉澈底的共產主義。所謂澈底的共產主義，據克魯泡特金所說，是「一切都屬於各個人，每一男女只要盡了他那一分生產必需品的責任，他便可以分取任何人所生產的一切物品。」

然則「是否需要一種政府，以使各人所得的恰是公平、正當？」無政府主義者的答覆是否定的。這是與馬克思共產主義相反處。他們說，政府之功能自來就是使各人應得的一分不公平。

專從專制政體與寡頭政體上看，這種說法確有明顯的真理。在一人統治或少數人統治之下，各人權力當然不會相等，於是這種制度就常被有力者利用，以獲取過分的財富；雖然在理論上，這種統治制度不見得與均產不相容。

但這說法對於以多數政治為基礎的代議政治何如？無政府主義者以為也是真確，並以為不

僅現在的政府不必要，就是將來的任何政府也是不必要，而且有害。

以下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理由。

(A) 現今國家不可信任。現今的國家是少數人的工具，用來保護不正當的專利，取那些應歸全體所有的事物歸他們專有。因為這種緣故，所以不能利用國家以廢除國家所保護的專利現象。除非另有一種組織代替了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財產纔可以廢止。簡言之，國家決不能用來創造一個社會的新局面。

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擴張政府的任何功能，就是有利於人民的功能，也不主張擴張。他們也不鼓勵工人加入政黨，或爭得國會議席。

(B) 代議政治是虛偽的。以上的議論不僅可以反對現在的國家，並且可以反對將來國家的任何改造。國家的本性是代表國民行使統治權的團體，現在的國家既不能在每一問題發生時徵求人民的意見，於是不用明目張膽的專制，必須用代議政治的方法。所以代議政治的理論，就是講：由人民選舉一部分人，在一定期間內，代表人民的意志，並執行人民的意志。其實任何個人決不

能充分代表其他個人，尤其不能代表很多人。第一，個人對於一切待解決的問題，決無充分知識以應付盡善。一個人只知道並且只能知道他所做的那類事情，所以指導某種事務，只有做那類事的人纔最相宜。代議政治只是那些知道把事情弄壞而不知道把事情弄好的人的政治。這種政治，培養一些職業性質的政客——職業性質的意思是說從事那種職業而沒有充分知識——一些職業性質的律師，一些職業性質的教士，他們操縱人們間的關係，他們的專門職業就是延長那些他們賴以生存的人類弱點。所以政客沒有人種學和地理學的正確知識而分疆劃界；律師沒有心理學的精確知識而胡亂斷定犯人的意志目的及動機。然則無政府主義似乎反對兒戲政治而主張有專門家指導。

第二，對於國家要解決的各種不同的問題，公意自然不同。而做代表的，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胡亂瞎說，這條路於被代表的人當然有害。再有一條路，就是每一問題發生，即召集選舉區內的人開會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然後發表。然而照後這條路，又用不着要有代議制度。

所以我們對於代議制度，可以說不是不能代表人民的意見就是不必要。真能代表公意的唯

一方法，只有召集與某問題有關的人民開會討論，臨時選派專門代達會場公意的代表。這代表把大衆對於這問題的意見傳達完了，即失其代表資格。各代表除開關於要他代達的特殊事項之外，關於其他事項之立法，無論如何，不得參與。

據以上提出的方法看來，任信代議政治爲有功效的心理已完全沒有了。無怪普通主張平民政治的人咄爲怪誕。但是，這種方法，學社或商家常常用來訂立各種協商，或對於某項事情表示他們的贊否。

(C) 權力的惡影響 對於他人行使權力，每每使行使權力的人墮落最好的天性，使他們自私，驕傲，強暴，只求達自己的目的，而忽視使他們當權的人民的利益。例如政客的惡毒，並不是生來就這樣，乃是他的地位造成的，並不是因爲他是個人就惡毒，乃因爲做政客纔惡毒的。所以不能令一個人或一羣人有政治威權，以統治他人。

或謂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不要以強力爲後盾的政府，未免太相信個人。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反說他們正是不相信個人。因爲他們不信任人類本性，纔不要人有統治權。克魯泡特金說：「那些

可鄙的閑員，如果不當權，或者是很好的人。」

愛權力之心因有政府而發生，因行使權力而發榮滋長；而行使權力，必須有受這權力的人。所以政府這東西，本性上就要應用強力，把本來都是朋友的人分成不同的互相仇視的國家；把本來都是親若兄弟的人分成不同的互相仇視的階級。所以用無政府主義的眼光看來，一切內爭外戰，都是有政府的結果。狄更生 (Loves Dickinson) 的近代論叢 (Modern Symposium) 載某無政府主義者的演說，有一段講：「政府是強迫，排斥，分離，破裂；無政府是自由，聯絡，友愛。政府是以尊威爲本；無政府是以博愛爲本。因爲我們分成不同的國家，纔受軍事的壓迫；因爲我們分成孤立的個人，纔祈求法律的保障。」

(D) 國家是不必要的。無政府主義者用許多的解說，說明他們所謂國家是不必要的的話。爲教育國家是必要的麼？不必要。只要工人大家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教他們自己，他們當中愛教課的人，必定很熱心去教其餘的人；而自願的教育機關，必風起雲湧，爭求教授的優良。

爲防禦外侮國家是必要的麼？也不必要。克魯泡特金說：國家的常備軍常常被侵入的敵人所

敗。這種敵人只有被非由國家組織自動揭竿而起的人民趕走過。

國家對於保障個人安全，也沒有成績；不但不能保護個人使不受惡人的侵犯，反而製造了許多惡人。國家自己的經濟制度不好，使人不得不犯罪；使人犯了罪，又把他監禁起來；於是這人因此不能誠實謀生，將來又要犯罪。

在美術，科學，商務上，人類的自由活動力由俱樂部，學社，及各種會社等自願團體中表現出來。在這些地方，國家沒有干涉，而人類卻表現了最大活動力，得到了最大進步。這樣的機關如英國的皇家學會，及大不列顛協會，都自行規範他們的活動，凡辦理必要的事務，都是不由強迫而由自由的合作。

商務方面，克魯泡特金曾舉出國際鐵路運輸的部置，以作他的理論的說明。一個旅客從馬德里 (Madrid) 到莫斯科，經過的鐵路線為千百萬工人所築成，所乘的車輛為十幾個公司所有；但這種通行無阻的複雜佈置，是由有關係的各公司自動努力的結果，是合作不是強迫，是自願的部置而不是強迫的規定。

自由社會的組織 現在要從這個方向去找一種社會組織以代替國家。國家廢止以後，維持社會秩序，處理公共事務，即以爲各種特殊目的所組成的自願團體任之。一種事業應受從事這種事業的人所組織自願團體所指導，這團體可以選舉或撤消自己的職員，決定自己的政策，並且與其他類似的團體用自由組合的方法合作。無政府的社會就是這種團體的網狀結合，有秩序而無強迫。照狄更生論叢中某無政府主義者所講，無政府「不是無秩序，是無強力。」

協會，團體，聯合會等，可以有各樣的大小和程度，可以因各種不同的目的而組織。社會中的和諧，由這些勢力的平衡而達到。平衡的意義，不是說無政府社會是停滯的，是完全靜止的；各團體的勢力仍要不斷的變更方向及程度。因此，各團體間的平衡仍須時時修正。但是既無優越的團體與享特權的階級，又無國家以保護一團體而犧牲其他團體，則這種平衡，比較現在，自易達到。各種自願團體以滿足人類各種共同慾望爲主，或根據地域而組織，或根據職業而組織，在這些團體之間，凡現今爲國家所專有的功能都執行了。所以用新名詞講來，無政府主義竟是最早主張分權的；以地域分，及以職業分。他把社會組織建築在各鄉村或各工廠的小團體上，並且以爲社會其餘構造

將由這基本單位發展出來，這種發展由簡單而複雜。因此，這種最小最簡的團體，在今日社會最不重要者，在無政府主義中，則是最重要的，實際竟是社會全部構造的節扣。

然則誰注意各種利益的均衡？誰防止衝突？誰維持各團體間的忠信？這問題的答覆是：人民既受了相當教育，既無貧富之差以惹起憤恨，既無國家保護專利以激動社會，則利益衝突的時候自然很少，失諧的機會自然不多。

人民的創造力既不受政府的摧殘，人民的志趣又不受政府的阻撓，他們自然會自由發展；有自由的及圓滿的發展，他們的社會情感必達到自來未曾夢到的境地。仇恨生於競爭，消滅了競爭，人類天然的友愛常勃然而生，並日增濃厚；對於外來團體將不復認爲可畏的勁敵，或必須征服的寇讎，而視爲可親可愛，而互相歡迎合作。

所以他們說，用自由組織自由集合的原則，必成立一種社會的自然團結。這種自然團結，與因政府而生的牽強團結不同；這是很和諧的，很圓滿的，很有效率的，竟至沒有口角爭論，即或有之，也決不至引起擾亂。

傅利葉(Fourier)道：「試拿一些石子，放進一小盒子裏而震盪之，石子將排列起來，成一塊嵌石；這種天然的嵌石，沒有人可以排得這樣巧合。」

以上是無政府主義社會學說的簡略而恫恍的綱要。恫恍是當然的，因為這種學說的綱要雖是簡單，卻祇看見個綱要。因為簡單——一切極端的見解沒有不簡單的——便似乎有許多可取之點，但這種可取之點恐怕終靠不住；因為其所以簡單，多半是鼓吹無政府主義的人不願或不能把他詳加補註的原故。

至於無政府主義者不主張以國家為社會的中心團體及強力的總庫，是否切當，下章將略略討論之。

## 第六章 社會主義的問題

前三章所討論的社會主義各派學說，引起許多重要問題。有些很不容易解決，或竟不能解決，亦未可知。然而要完成我們的研究，又不能不把實際上在現在很關重要的幾個，加以討論。

討論不能不簡略，故只限於三個問題。（一）心理問題，就是社會主義能否與人以充分的誘因爲世界工作。（二）功能民治問題。（三）進化派與革命派所主張的方法的優劣。

### （1）工作的誘因——心理問題

能否使人去做不爲自己賺錢的工作，這是各派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如各派不能把他們對於這問題的假定充分證明，任何一種社會主義都不能實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都說：人只爲自身纔會工作，或只爲自己工作纔會盡力爲社會公益，普通的人決不會熱心。然則想工作強過他人，想多得一點世界上的財富，這種誘因，乃是維持現今生產情況的唯一推動力。因此，社會的唯一可能基礎，就是私利與競爭。

以我們現有的經驗，不能確定這種說法的正誤，不過由下面的討論看來，這種說法至少不能包括一切。

a 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根據，在假定人們是天然不愛工作的。這種假定，很有可疑之處。固然，現在的人有一種厭惡工作的成見，但這是因為常常受着沉悶的及過量的工作之苦，所以如此。一個人每天費了八九點鐘的時間，重重複複做那單調的工作，自然會以為極樂的烏託邦就是不做事的地方；並且一曉得他們的辛苦都是為人作嫁，嚮往不做事的烏託邦就更加深切。有些人要費三分之二的工作時間以維生活，只有其餘的三分之一可以用來行樂，在這種情況下的人自然以為在那可以不勞而得生活必需品的地方，人生慾望便可充分滿足。但是這種想像是錯誤的，許多人愛工作，——雖然不愛過量的工作——並且曉得單單安逸的生活就是最疲苦的生活。蕭伯訥說：「悠久無疆的安息日，是地獄的最好定義。配製幸福最好的藥方，就是沒有閒暇去感想不幸的境況。」

那些退休的富商，時時想法子去享受他們的財產，不啻為我們的議論作一個證明。他們為賺

錢勞苦了一生，對於無量的安逸很覺過不慣，於是又要找別的事來做；因此花了許多錢去找些危險的辛苦的事來做，以圖一快，如跋山探險賽船之類；又花錢去找人來陪。他們自來做慣了勞苦的工作，不能過不做事的生活，如果不做這種事，只好回頭再做生意，再去賺那賺厭了的錢。

有些人生來不愛操作，如浪蕩子及美術家是。前者什麼事都不愛做，後者只愛做他真想做的事。不過這是很少的，勤奮是人類的天性，如不爲己而工作，必將爲人。

克魯泡特金說：「工作不是反乎人性的，過量的工作纔反乎人性。……工作勞動是生理上的要件，消耗身體貯蓄的能力的要件；工作勞動就是健康，就是生命的本身。」

然則我們所要的，只是工作的性質多變換，工作的分量少累贅。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就很可以希望人人樂意的去做工作。然而那污穢的工作，沉悶的工作，危險的工作又怎樣？人們是不是不爲自己賺錢也願做這種工作？欲答覆這個問題，不能不有下面第二個考慮。

b 在不以私人贏益的原則而以社會服務的原則爲基本的社會中，減少那污穢沉悶的工作的分量，一定是可能的事。把科學知識用在工業上，就可以減少這種工作。科學知識現在本已用到

工業方面，不過這種應用，只限於牟利而已。以機器去做污穢而不須熟練的工作，每每很不合算，因為雇用非熟練的勞工來得便宜些。所以，在輪船火艙那種不衛生的情況之下，仍舊用勞工去做添煤的工作，就是因為設備添煤機器必會減少公司贏益的原故。克魯泡特金說道：「現在所以還有不適意的工作，乃是因為科學家沒有想法使之減少所致。他們常知道有許多餓得慌的工人，一定願為幾個銅元一天去做這樣的事。」如果辦理工業是為社會全體的利益，而對於工人也因同為社會分子而顧念他們的舒適，所有科學方法，必須用在消除污穢不適意的工作上；或以機械方法去做這種工作。萬一這種工作仍不得不用人工，則可以用特別方法，或以金錢，或以榮譽，招致願意來做的人。

○社會服務的動機 一般人的意見，以為社會服務的動機不能使人興奮。這種信念是錯誤的。社會上一切艱險的事情，每每要訴諸人們的社會服務動機，或急公好義的名譽心。纔有人做。這些投袂而起的人，並不是想得特殊的金錢報酬纔把生命作孤注，乃由於純粹的英傑氣概，與濟世利人之心，或間有維多利亞十字架之冥想而已。

這些動機不能視爲在特殊情形下爲特殊人物所有置而不論。在小社會中，自願爲社會服務的心常常不斷的活動，且爲人類生活中最有力的一個因素。小學學生爲觀衆而表演戲劇，傳教士爲教區而籌畫而冒險，都是這種願力的表現。但這願力不是自動不停的機器常常靠得住，必須以社會的尊敬去激勵他，使其長存，然後可以利用。現今的社會中，已沒有這種激勵了：能影響人心的宣傳機關，都被那利於維持今日這種競爭社會的人所控制了。因此，商業上敏妙的才能，換一句話說，就是爭上游占便宜的本事，總被一班人讚賞；而與此相反的社會道德，如合作，如因公忘私等，卻已被人忽略，或竟蔑視。——戰時資本主義受外來的壓迫，也需要這道德，但這是例外。

成年人所受的影響如此，青年人更甚。教育說愛國的道理太多，說社會服務的道理太少，因此，個人只知犧牲他國國民以利其本國，而不知犧牲本身的利益以利社會。個人只學到爲本國打仗，及爲自己作工。所以青年人的心理，不知不覺養成一種信心，以爲工作的目的是爲本身及家庭賺錢，若爲社會工作，簡直是魁克叔那種荒唐任俠的蠢氣。

但是變更輿論所根據的貴賤標準，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構成輿論的兩個主力是教育與報紙。

變更教育的精神，改換控制報紙的勢力，就可以轉移一般人的意見，使推崇社會事業而賤視個人私利。以極尊的榮譽，極厚的報酬——這是國家所應贈予的——贈予那些不爲自己謀利而對於他人福利有很大貢獻的人，而不與那使自己獲益而社會受害的人，則其實際功效，可以促成這種變遷。

社會主義者，希望社會事業的動念由以上的方法發展。不過我們要知道，這種動念只在小社會內纔見效用，因此又引起一個問題，將在功能民治項下討論。

d 社會主義下的工作報酬 有些人說，在社會主義下，游惰一定流行，因而生產減少，其實不然。社會主義各派多主張人人要做一分工作。集產主義，大體上主張：只有做了工作，纔可以享受工作的產品。其攻擊現今社會最烈處，就在許多人坐享他人勞動所生的財富那點。他們以爲「不生產而消費」是社會的最大污點。所以社會主義對於有工不作自甘游惰的人，並不主張接濟他的生活必需品，除非老弱殘廢，纔可以例外優待。基爾特社會主義中的生產者基爾特，對於這點，當然不會有另一種意見。而共產主義，則在俄國更有歐洲學者所指爲殘暴的徵工。只有無政府主義主

張分配公物而不責成作工，因為他們所假設的社會，實際上已沒有不做工的人。由前（a）節中所講的看來，這種情況是可能的；社會主義的制度建立愈久，由競爭的產業制度下所發生的厭惡工作成見，必漸漸消滅，這種情況，乃漸漸發生。

然而不能說無政府主義的觀念，一定可以實用，至少也要過很久很久的時間。而集產主義所主張每個國人必須工作的辦法，則比較可以實用。這種辦法，必社會中有一個機關可以最後用強力執行。無政府主義既反對國家，對於這工作問題，自然要感覺真正的困難。

集產主義這辦法，引人反對的地方，就是用強迫方法。他們說，人人須做完了工作，纔可以分取生活必需品。但是那種工作纔算數，應由誰決定？畫了一張世界不預備要的畫，做了幾篇攻擊政府的文章，可不可以算工作？

最妥當的方法，就是把這樣的問題讓生產者的基爾特去決定，而不由地方或中央行政機關決定。因為在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國家內，每一國民，無論任何職業，都包括在生產者基爾特以內了。功能民治原理，則主張工作與報酬應由功能團體決定，今試簡略研究如下。

(2) 功能民治制度

主張降低國家職概，在各學說中已有一致的趨勢。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於其他問題雖有出入，而對於這點完全一致。社會主義的舊觀念，以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學說，主張用國家種種的取締與規定，代替私人自由部置；這觀念已不適用了。就是集產主義者，從前雖曾主張由國家運用幹練官吏，干涉一切，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對於這點的意見相反；但現在已不復堅持，且或與後者相等的承認降低國家職權，主張統治權之行使不由中央國家機關而由地方團體了。

現在對於中央政府及其相連的官僚行政已有一種共通的厭惡心理。這種事實，在第一章講國家哲理的時候，已經講過。現在人們都隸屬於各種自願團體之下，這些團體日見增加，破除國界，漸漸攘奪國家功能。克魯泡特金謂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觀念是由分析今日社會的趨向得來，所謂趨向就是指這種團體的勃興。這種團體在政治學理上的重要如何，現雖不易明言；然人類團體的生機及其使個人人格完全發展的能力，從前寄託在國家身上，今已脫離國家，而應為這些規模較

小性質不同的團體的特質了。

從前希臘人說，人只有在社會內纔能實現他的心身秉賦，在希臘那種城市國家，確是這樣。但這話如用在現今的政治社會——就是我們所叫做國家的——則不復真確；而用在代表一部份目的而能真正代表那部份目的的各團體上，反覺得很對。

社會服務的熱忱爲社會主義能否實用的張本。現在社會主義者漸漸只想激發對自願團體服務的熱忱，而不想激發對國家的。他們所以漸漸改變方針的主要原故，乃是由於下面的事實：國家長得太大了，已不能代表或表示他的分子的意思。社會中有影響的勢力太多；國家的結構太複雜；決定事件的因子太紛繁奧妙；人們對於這些，不但不能控制，簡直莫測高深。個人與這複雜的社會相遇，只覺得沒有把握，沒有能力。個人無論是在公意中做一個分子，或獨立做一個個人，他的意見，都不能有什麼影響。因此，一切事實都似乎不是人類意志與行爲的結果，只是一些盲動而不能控制的勢力的結果。這勢力的發動不能偵察，而其目的又不知所屆。在這種情形之下，凡有思想的人，對於政治現象，只好不想；即偶一思索，也只有藉哈德小說中所常見的命運之神以作解釋。這冷

心冷面的司命之神，對於人們哀樂毫不望慮，其害人福人都是出乎自然，毫無機心。因此，政治自然論（*Doctrine of unconscious political determinism*）就流行了。人們覺得沒有力量變更他們的世界；他們對於社會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意見是不能發生效果的。因為人們有這種感想，所以社會主義的各種嘗試沒有人信任。人們抱着聽天由命的念頭，以為社會組織即使可以由人力變更，也有無限的危險，倒不如不動為好。

所以如想把人類對於社會行為的信心恢復，除非把國家分割，把國家功能分散，使人人隸屬各種有執行權參與地方行政及生產的小團體中。人人為這種團體的分子，就可以覺得他在政治上地位，他的意志有影響，而他的工作真是為社會工作了。無政府主義者，謂社會應該組成自願團體的寶塔式組織，從簡單到複雜，就是此意。

然則政治的機器必須縮小成為各地方的，以便管理；於是人人乃親見自己政治勞動的具體結果；乃曉得實行自治的時候，社會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就可以把這社會運用自如。社會照這樣組織起來，自然從前在龐大國家中已經枯竭的社會服務心，現又在工廠委員會及工場之中可以靠

得住了。至於在這種社會中還要不要與國家相似的中央機關，則依第三章所舉的理由，似乎仍舊必要。因為人們一切行動，每每對於沒有直接關係的人也有影響，必要有一中央機關以規範之。由此點看來，無政府主義者的社會，實際上似乎不能得到他們所想像的和諧。

### (3) 方法問題

方法問題，卻是個困難的問題；詳細討論，又出乎本書範圍之外。許多社會主義者，對於現在的情況，不能容忍；對於遲緩的改進，又認為失望；於是發生一種鹵莽的心理，以為只有把現在的社會完全破壞，纔能達到所希冀的目的。前面說過，共產主義者遵照馬克思的意見，以為這種破壞不能不劇烈，或引起長期內爭。工團主義的總罷工說，也是根據同樣的信念。

但是，革命派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用以消滅資本主義的方法，能否得到預期的效果，究屬疑問。如果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錯，則只要經濟狀況成熟，革命就要實現；共產主義不過以必然的事為主張，用不着我們再去批評或讚美。簡言之，如果思想真不能影響事實的發生，就不必再去考慮那一種主張是比其他的好。

反之，如果革命問題終究還是要由人類的意志與努力來決定，則我們自然要考慮究竟應該避免革命，或應該尋求革命。

下面幾點是贊成避免革命的道理。

(a) 在劇烈爭鬪的時期中，社會達到鎔點，鎔解後要凝成什麼形狀，很難預料。但是，我們敢說，凝成的形狀決不能與提倡革命的人所希望的相同。一種革命的階級戰爭，必使一部分的人乘機竊踞權位，這些人一定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從事革命的人不同。社會主義的人，以為革命後的國家首領必與當年痛心疾首主張革命的人相同，這假定是錯誤的。這些人一定是野心的、跋扈的、熱衷權勢，一意保持自己的地位。因為有了這種人，有了他們那種乘危竊位的傾向，那無政府主義者所希望的社會，說是這社會內無統治者，說是在這社會內可以得着人類的真自由，恐怕從階級爭鬪當中絕對不會實現，所以革命終究危險，而為明達者所不取。

(b) 劇烈的變遷必激起劇烈的反動。在完全以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的俄國，現在雖然革命黨仍握政權，但其主要的立腳的原理，實際上已經廢棄。國家資本主義，土地私有主義，中等階級享

有資產，私人貿易，都是俄國現在的現象；其結果，社會構造之不與馬克思主義相符，較之革命以前，並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勞工專政；所謂國家無疾而死，自由社會相繼而生，也沒有什麼徵兆。

照這情形看來，似乎很可以相信進化派所主張的逐漸改良政策，比較革命與階級爭鬪的方法，雖平淡不足驚人，卻似夫可以得到長久的進展。

### 參考書舉要

以下二書是通論性質。內容與本書相同。讀者在未讀後列其他專門著作以前，最好先讀這兩本書，對於第一第二兩章，尤有補助。

(1) Ernest Barker: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From Herbert Spencer  
to the Present Day.

(2) Ivor Brown: English Political Theory.

#### 第一章參考書

(1) T. H. Green: Lecture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2) B. Bosanquet: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State.

(3) J. H. Muirhead: The Service of State.

以上三書是唯心派的代表作品。

(1) L. T. Hobhouse: *The Metaphysical Theory of State.*

(2) H. J. Laski: *Authority in Modern State.*

以上二書多少帶批評性質。

### 第二章參考書

(1) J. S. Mill: *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2)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3) Herbert Spencer: *Social Statics.*

以上三書爲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者的原著。

二十世紀的個人主義，散見各種不同的著作中；那些著作，在旁的方面，大不相同。以下略舉幾種值得讀的。

(1) Graham Wallace: *The Great Society.*

- (2) Graham Wallace: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 (3) Hilaire Belloc: The Servile State.
- (4)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 (5) J. N. Figgis: Churches in Modern State.
- (6) R. M. MacIver: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 (7) Bertrand Russell: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第三章參考書

社會主義的書很多，只能舉出最重要的幾本。

最好的社會主義史有下列兩本：

- (1) T. Kirkup: History of Socialism.
- (2) Max Beer: History of British Socialism.

Karl Marx: Capital 這是近代社會主義的基本。

- (1)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 (2) J. Bruce Glasier: The Meaning of Socialism.
- (3) J. Ramsay MacDonald: Socialism: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 (4) William Morris and Belfort Bak: Socialism, Its Growth and Outcome.

以上四書都是社會主義的說明。

一九一八年英國工黨所發表的小冊子“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敘述了英國溫和派社會主義者的眼前計畫。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所著的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提議了一種社會主義國家的組織法。

反對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書有下列兩種：

- (1) W. H. Mallock: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
- (2) Hartley Wethers: The Case for Capitalism.

第四五六章的參考書

關於第四五六三章，最好讀 Bertrand Russell 的 *Roads to Freedom*，這書對於工團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有很好的評論。

關於工團主義的參考書：

工團主義的書多半是法文的，最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 (1) F. Patand et G. Pouget: *Comment nous feron la Révolution.*
- (2) Paul Louis: *Le Syndicalisme contre l'Etat.*
- (3) Geoges Sorel: *Réflexion Sur la Violence.*

英文的書有下列幾種，可以參考。

- (1) J. A. Estey: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 (2) L. Levine: *Syndicalism in France.*
- (3) J. Graham Brook: *American Syndicalism.*

(4) J. W. Scott: *Syndicalism and Philosophical Idealism.*

關於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參考書。

(1) A. J. Penty: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uild System.*

(2) S. G. Hobson: *National Guilds.*

(3) G. D. H. Cole: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4) G. D. H.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5) G. D. H. Cole: *Social Theory.*

(6) M. B. Reckitt and O. E. Bechhofer: *The Meaning of Nation Guilds.*

(7) 英國國民基爾特協會的各種刊物。

反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書：

(1) G. C. Field: *Guild Socialism.*

(2) Graham Wallace: *Our Social Heritage.*

關於共產主義的參考書：

共產主義原來的意義，見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下列各書，可作參考。

- (1) Max Beer: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Karl Marx.*
- (2) N.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 (3) R. W. Postgate: *The Bolshevik Theory.*
- (4) E. and C. Paul: *Creative Revolution.*

反對共產主義的書：

- (1)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 (2) Bertrand Russell: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無政府主義的文字，多半是小冊子及短篇文章，或散見於報章雜誌，所以書很少，英文書尤其少，最重要的有下列幾種。

- (1) P. Kropotkin: *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Ideal.*

- (2) P. Kropotkin: Anarchist Communism.
- (3) P. Kropotkin: The State: Its Historical Role.
- (4) P. Kropotkin: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 (5) Charlotte Wilson: Anarchism.
- (9) L. N. Tolstoy: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以下一書是以集產主義者的眼光批評無政府主義。

Alfred Nagnuet: L'Anarchie et le Collectivisme.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三一〇)

社會科學  
小叢書  
近代政治學說綱要一冊

Introduc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

C. F. M. Road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校 訂 者	主 編 者	發 行 人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謝 義 偉	謝 厚 藩	何 炳 松	劉 秉 麟	王 雲 五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朱中翰 黃振助)

六四七二上商

